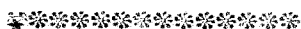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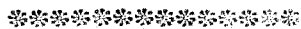


花登摩讀



可以打破
枯寂生活

可以增長
人的情感



智 守 王

此書版權為
 著者梁丙周
 自有如有翻
 印者必依法
 訴追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

四集摩登花每册實售四角

著作

鹿泉

梁丙周

校勘

河北

楊笑天

出版

大通書店出版股

印刷

大通書店印刷股

發行

大通書店營業股

天津北馬路白

衣巷胡同對過

分銷

各省大書店

管俊生說：

摩登花第一集第二十七頁第二行，
大小姐笑問俊生道：你在甚麼學校
畢業？俊生答道：我是無師學校的
肄業生，現在仍在上學，尚未畢業
呢！

李素芳說：

二集摩登花第八十五頁第
一行，素芳小姐聽了俊生
的批評笑着說道：你把這
部啼笑姻緣批爲十才子之
一，我是一千分的贊成，
一萬分的贊成。

萬美玉說：

二集摩登花第六頁第五行，美玉對他的丈夫說：你的一切我是知道的，我們這鄉下女子，不喜歡那繁華市場，你在外邊感覺生活枯燥，很可以找一個好的女子作朋友，來調濟你單調苦寂的生活。

李淑貞說：

三集摩登花第九十二頁第六行，淑貞正色向秀梅道：我有一句話請問妳，秀梅道：什麼話？請妳當面說來淑貞道：我剛才在妳們二樓會客廳裏，見東壁上掛着俊生一張放大的像片，却不知他何時送妳的？

張義菊說：

四集摩登花第八十三頁第三行，張義菊說：李淑貞他怕死貪生，忘了人家救命之恩，不肯前來，我張義菊現在既是來至此處，別說是豹子嶺來了大蟲，就是有青臉紅髮，鉅齒擦牙的妖魔鬼怪，也須冒死前去。

花 登 摩



.....	第	第	第	第
.....	四	三	二	一
.....	集	集	集	集
.....	是	是	是	是
.....	熟	慾	純	膩
.....	情	情	情	情
.....	的	的	的	的



郡 樂 王

摩登花

(第四集)

鹿泉梁丙周著

第十九回 拒絕惡魔怒摔摩登寶 追憶往情悲掉傷心淚

却說李淑貞小姐，那天由洪公館赴宴回來，已是十点多鐘，自己坐在沙發上，回憶這日的所遇所聞，她想到崔秀梅今日如此闊綽威風，十分羨慕，却又想起當年秀梅和洪先生戀愛的時候，那時洪先生還是個窮文人，自己和一些同學們，背地裏常常議論她，很好一個女學生，和那麼一個窮酸戀愛，真是可惜，那知這時的洪先生，却成了洪大人，看起來人的泰否窮通，是暫時的，絕不是永遠的，豈可以目下而定將來，淑貞想到這裏，却又想起俊生和國勳來，俊生和國勳的學問，人格，品貌，比較起來，模樣俊生在前，就是財產一項，俊生不及國勳，然而青年人的優劣，當以學問人格爲前題，不能以目下財產作定評，我李淑貞既明此義，豈可捨俊生而近國勳，當時坐在沙發上，又想起當日俊生在時，晚間無事，兩個人坐在一塊，談些古今故事，講些中外學問，是何等快樂，今夜獨自坐在空房，冷冷清清有何意味，大小姐再一想，現在這種淒涼狀況，都是受了安國勳的欺騙，俊生此一去，還不知怎樣恨我哩，她坐在沙發上，這般想想，那般想想，以致朦朧朧走入夢鄉，她在夢裏竟到俊生老家了，因爲俊生素日和大小姐無話不說，因此俊生的父母，和俊生的弟弟等，常常印在她的腦子裏，至於俊生的嫂嫂和美玉這

兩個人，大小姐腦子裏印的更是深切，因此她在夢中，把這些人都看見了，大小姐素日雖然沒有和這些人見過面，可是因為俊生的關係，她心裏對於這些人，無形中有一種特別親近的意思，故此她在夢中，見了這些人，就好像是素日見過面似的，她心裏很是快活，惟之她在夢中聽管老說，這些樓房都是小姐滙欸蓋的，她聽了這話，便覺不悅，不過管老這話，也是大小姐自己聰明，素日知道李素芳是個闊小姐，夢裏便有這滙欸的事，這完全是她自己心理上的作做，最後她又夢見俊生家裏，掛着素芳的像片，這完全是她這日在洪公館看見了素芳的像片，她心裏又猜疑俊生家裏也掛着素芳的像片，所以說凡是聰明過敏的人，便好做夢，要看李淑貞這個夢，這句話似乎有点道理，大小姐這時心裏是愛美玉嫉妬素芳，所以她看見素芳的像片掛在俊生家裏，大為不快，心裏一時發窄，竟在夢中哭起來，她這裏一哭早驚動了李媽，李媽慌忙跑來，却見大小姐仰在沙發上閉着眼還在抽噎，遂道：小姐別哭，小姐別哭，說了兩聲不見言語，才知道她是在做夢，便輕輕用手拍了大小姐兩下，又道：小姐別哭，小姐別哭，大小姐被她吵醒，抬頭一看，却是李媽，方知剛才才是夢，她一想夢中情形，又是歡喜，又是惱怒，歡喜的是夢中見了美玉，那美玉性情溫柔，言談和藹可親，真要是和那樣一個女子整日住在一塊，談談天，說說地，那是多末快樂，大小姐惱的是，夢中看見素芳的像片掛在俊生家裏，若果然是這樣，可見俊生和素芳的愛情關係，已比和自己的關係密切，又想起夢中聽說

俊生家裏新蓋的樓房，亦是素芳幫助的，她更覺煩惱，但不知這事，是否有無，要說果有這事，可是一個夢，要說是夢，必無此事，亦不敢斷定，我記得今年春天，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俊生由他故鄉回來，住在一家旅館裏，第二天我請了一天假，到各旅館去訪查，查來查去，果然就查見他了，要按那個夢和後來的事，很是相符，我這個夢，未必不是有這回真事，大小姐祇顧翻來復去，思想夢中的情形，不覺天已兩點，這才落帳安息，一宵無話，却說次日大小姐洗嗽完畢，已是將午時分，李媽正要開飯，却見小二跑上樓來，李媽問他什末事，小二道：大小姐的信，淑貞一聽心裏一動，暗道莫不是俊生來的，便道：我的信快拿來，小二不敢怠慢，將信遞與大小姐，轉身下樓去了，大小姐將信拆開一看，登時大怒，其實那信話語不多，還很客氣，當初李金屏說至此處，由他衣兜裏將那信稿取將出來，交與著者，著者讀罷，藏於書篋之內，現在走筆至此，因將書篋翻開，信稿安然夾在裏邊，現在照錄於下：

可愛的淑貞小姐：

日前蒙您不棄，電約直入香室，榮幸之餘，感愧何如，惟好事多魔，是日偏遇不識時務之張義菊，血口噴人，任意謾罵侮辱，以致未能久留，大好機會，失之交臂，芳澤未親，殊爲憾事，然來日方長，機會正多，但望於令尊外出之夜，仍以電話通知，勳立即前往，決不有誤，茲有友人恭贈寶瓶一個，據云此瓶

價值連城，閨房清玩，其樂無窮，勳擬將此瓶贈與女士，而無人投遞，如蒙見納，請派人來取，不勝盼切之至，專此特祝

快樂

安國勳鞠躬

看官，您道：安國勳是個不學浪子，那能出此信稿，這層著者在前文未曾表明，原來世界消閒公所裏有個情書處，那情書處裏，有處長，有科長，有科員，有書記，有錄事，這些人位，專爲代客寫情書而設，此信就是情書處裏科員起的稿，不但這封信是情書處裏的稿子，就是國勳從前給淑貞去的那信，也是情書處裏代寫的，就是二集摩登花第十回裏國勳給俊生的信，那也是這情書處代寫的，就是淑貞小姐給俊生的那封斷情書，也是情書處代擬的稿子，剪斷殘言，書歸正傳，且說大小姐看罷國勳這信，直氣的雙手戰慄，嘴唇擅動，正當這時，却聽她父親在那邊屋裏喚她，大小姐把那信，忙的藏在床舖下邊，才應了一聲，沉沉氣兒，慢慢的走了過來，李律師見大小姐進來，開口問道：誰給妳來的信？大小姐一聽，嚇的不知怎樣答對，移了一時，才戰戰兢兢的答道：同學來的信，李律師道：同學來的信吶，我以爲是妳母親來的哩，不是罷了，沒有事，妳去哩，大小姐如同大赦的囚犯似的，忙的轉身來到己室，心房裏還在突突跳動，却見春芳坐在自己房裏，便道：妳什末時候來的，春芳笑道：剛坐下，還沒有緩過氣來呢，復又笑嘻嘻的向大小姐道：我今天是給妳賠罪來了，那天晚上很對不起妳，大小姐忙向她捷眼，那

意思是不讓她往下再說，春芳的腦筋簡單，那裏懂得這些，仍然說道：教你生恁般大的氣，其實姓安的並不算怎樣壞，有錢的闊老爺十個有九個是好色的……大小姐見她說個不止，可真是急了，遂道：妳說的都是些什末話，春芳還要再往下說，大小姐急忙過來，把春芳的嘴掩住，就在這時，却聽李律師叫道：李媽，把大小姐叫來，淑貞一聽，直嚇的魂不附體，李媽進來傳話，淑貞不敢不去，慢慢的走將過去，李律師道：現在放了暑假，在家裏好好的溫習溫習功課，不要只管閒跑着玩，這裏有一張狀稿，妳拿去謄寫一遍，要快要好，說着拿起那張稿子，給了大小姐，便下樓去了，淑貞拿着稿子，來到自己房裏，春芳笑道：我以爲有什末大不了的事呢，原來就是這末兩句話呀，他說完，不是走了嗎，我們還談我們的，淑貞道：要談我們談別的，過去的事不必再談了，春芳笑道：往事不堪再談，我今天來，另有新的題目，管保妳一看就樂的抿不上嘴了，淑貞一聽，果然笑道：什末好題目，春芳笑道：這個玩意拿出來教妳一看，管教妳雀躍三尺，說着站起身形，親自把房門划上，淑貞笑道：什末好東西，還怕別人搶去不成，春芳低聲笑道：這東西只許妳我兩人觀看說着由懷裡取出一個小匣，淑貞見那匣裝璜美麗，耀耀生光，不知裏邊裝的是什末東西，就見春芳把那匣啟開，裏邊是軟棉，把那軟棉啟開。裏邊却是一個小瓶，春芳把那瓶取出來，笑嘻嘻的低聲向淑貞道：妳看看這瓶裏這些玩意，有意思沒意思，淑貞小姐接瓶在手，仔細一看，但覺渾身軟酥酥的，內心裏却

似着了火似的，熱刺刺的不知是怎麼個滋味，春芳笑道：「怎麼樣有意思嗎，淑貞小姐道：『妳從那裏弄的這種骯髒東西，這要教家裏人們看見，成何事體，』春芳笑道：『這東西就是閨房裏一種私玩，到晚上自己鑽在幔帳裏，划上門，把電燈拉到幔帳裏邊，自己賞玩，白天就藏起來，還能教別人看嗎，妳愛不愛妳要愛就送給妳淑貞一看那瓶，心裏早已愛不釋手，大凡一個女子，都有一個貞操觀念，因這貞操二字，便要裝出假惺惺的態度，淑貞小姐，天性淫蕩，因為這時還是一個處女，還沒有經過事故，所以她天性雖然淫蕩，究竟還在處女時代，要說愛吧，真是不好出口，要說不愛，那是假的，紅着臉望着春芳，也不說愛，也不說不愛，春芳明知她是愛，故意不替她說出，偏讓她自己說出來，便笑道：『怎麼樣，送給妳，妳要不要，』淑貞忽然笑道：『要就要了，這有什麼關係，春芳一聽她說出要來了，心中歡喜，便笑道：『妳要我就送給妳，』淑貞笑道：『那末我就謝謝妳吧，』春芳笑道：『妳不要謝我。』這東西不是我的，淑貞一聽，就是一楞。不是妳的是誰的，春芳道：『這東西價值連城，我從那裏得來，除非是闊少爺們，那有這貴重東西，』淑貞道：『那末這東西究竟是誰的，』春芳笑道：『不是外人的，就是安少爺的，安少爺他說，已經給妳來了信，請妳派人去取，他怕妳不好意思，讓我給妳送來了，現在既蒙妳收下，又蒙妳道謝，我這段差事，就算交待了，說着起身便走，淑貞這時一聽這瓶是安國勳讓她送來的，早又想起剛才那封信來，不由的怒從心頭起，氣向胆邊聲，見春芳語罷要走，

一把手將春芳拉住，杏眼圓睜向春芳說道：妳先別走，看清這一下子，說着舉起那瓶，用力向樓板上一擡，只聽吧嘍一聲响，把寶瓶擗了個粉碎，嚇的春芳臉色焦黃，口中說道：此瓶價值不賤，妳現在給他擗了，他要再向我要，我如何賠得起，淑貞冷笑道：請妳費神，回去把這情形告訴姓安的，我李淑貞感激不盡，快請快請，說着把房門啟開，竟把春芳推了出來，春芳這時，慚愧難當，更無話說，掃興而去，李媽不知什末事情，慌忙跑來，問長問短，大小姐道：沒有事，飯快熟嗎，李媽道：早就得了，小姐和人說話，老爺又出去了，等了老半天啦，大小姐道：先給我端來，吃了還有事呢，李媽不故意慢，不多一時，菜飯齊來，大小姐隨便使用了一些，李媽將傢伙撤去，大小姐擦面嗽口已畢，忙的將狀紙展開，濡墨揮毫，按照原稿謄清，大小姐雖然是個女學生，却不常寫清楷，只寫的指頭疼痛，腕兒發酸，好容易寫就，對了一遍，却有四五個差字，祇好打補釘，大小姐又不買這漿糊工作，每個補釘左右，弄一片污穢，大小姐自己看着就有点不美觀，正不知父親見了要怎樣發怒，就在這工夫，李律師却由外邊回來，一上樓，先問大小姐寫起了沒有，大小姐忙回寫起了，說着給李律師看，大小姐恐怕父親動怒，先自說道：不常寫這清楷，寫了這半天，還寫了四五個錯字，再寫的時候，就不至於這樣了，李律師着了那狀子，本就不悅，後聽她先自認罪，又道再寫就不至於這樣了，李律師當時倒沒有發怒，只說：再寫的時候，要加點小心，大小姐唯唯稱是，李律師才拿着

狀紙過去了，大小姐不覺又想起那年俊生初來的時候，父親讓他寫狀子，寫了四五個錯字，父親起怒，把狀子投在桌下，令俊生另寫，自己怎樣替俊生辯白，大小姐想起這幕事來，不由的又一幕一幕的想起來，却又想起俊生替自己研墨裝墨盒，又和二小姐喂蠶倒蒲蘿，那日自己洗澡，和二小姐鬧着玩，竟把他喚了上來，我急忙躲在幔帳裏，沒有躲及，被他看見。他紅着臉急忙退出去，我打算告訴他幾句話。便把二小姐支出去買羅貞，我拿眼瞟了他幾眼，在鏡子裏又望着他那末一笑，他真個就走近我的身旁我把手抬了抬，他便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腕，我那時很想着他抱住，親他一親，却又胆小，便把身子扭了扭，他居然就明白了我的意思，竟用雙手抱住了我的腰，我往他懷裏一仰，他和我接了那末一個甜密的吻，自從那日以後，我時常想約他一同出去遊玩遊玩，後來我見他忙，事情辦不過來，怕父親和他起怒，便幫他的忙，他是那樣的感激我，那日我替他幫了不少的忙，父親喜歡，竟讓我和二小姐出去玩耍，我和他到公園裏，二小姐去花叢裏捕蝴蝶，我和他挨肩拉着手兒說話，崔秀梅却從後邊掩住了我的眼……

……大小姐正在回想以往之事，猛的聽見父親喚自己，忙答應一聲，走過來，李律師道：這裏還有一張狀子，妳拿去騰寫吧，要加點心，大小姐心裏雖有一百分不願意，也不敢說我不寫，只好接過來，回到自己房裏，伏案騰寫，書要簡斷，自這日起，大小姐每日幫着父親辦公，一連十幾日未得出門，真是苦悶異常，她心

裏暗想，要這樣下去，不把我累死，也得把我悶死，我想一個什末法子，教他另請師爺，我逃脫了這關，大小姐皺着眉頭，想了多時，却想不出辦法來，她心裏一急，却又想起俊生來，假使俊生這時要在，我和他商議，他便可以替我想辦法，這時別說不能替我想辦法，却連一個面也見不着他了，大小姐想到這裏，潑潑的眼淚掉了下來，却掉在大小姐的手背上，大小姐望着那眼淚出了一時神，心裏暗道，這眼淚和那年他走了以後掉的那眼淚是一樣的，可是他那次走了，不到二年的工夫，便又和他見了面，大小姐想到這裏，竟又想起今年春天，那天晚上，同學告訴我說見俊生在妳胡同口立着。我那時心裏知道他是他來了，很不想立時回到家裏，一看究竟，可是那時已是夜九點鐘了，不得再出校門，偏巧第二天是個紀念日，早晨起來，沒顧的洗臉嗽口，便跑回家來，走到樓梯跟裏，就聽着二小姐在那房裏說話，我推開那門一看，却見他躺在床上，還未穿衣，他見是我，慌忙穿衣，從那天起，我每一天在校裏，總覺着家裏去下什末似的。那時我還在學校裏住宿，每星期祇能回來兩天，星期六還是個半天，我記得那五天半的工夫，真是好像五年一樣的長久，等到星期回到家裏，那一天半却又覺着過的特別的快，可是在這一天半裏，我和他倒也談些過去以後，真是快樂非常，這時却不知他是在天南，還是在地北，我這一生不知還能見他不能，大小姐坐在沙發上，想的好不悲傷，正在這時，却聽樓梯噠噠的一陣啊亮，接着就聽喚道：李淑貞在屋嗎，大小姐迎了出來，一看原來是

張義菊，便讓在自己房裏，義菊一看淑真的兩個眼圈痛紅，便問道：「貞妹妹何事悲傷，淑真搖搖頭，強笑道：「誰悲傷呢，說着眼角發熱，兩棵淚珠兒却滾了下來，義菊拉住淑真的手再問道：「貞妹妹什麼事值得這般悲傷。淑真小姐低着頭仍是不語只管落淚。義菊道：「俊生還沒來信嗎。她這句話，更勾起淑真的心病來，眼淚兒一點挨一點的掉了下來。義菊把她拉在沙發上坐下，細細的問她道：「俊生究竟給你來信沒有，妳告訴我，妳告訴我可以嗎，淑真搖搖頭，抽抽噎噎的說道：「沒有，義菊道：「我這些日沒來看妳，妳却這般悲傷，也沒人替妳出個主意，像這樣悲傷下去，那還了得，妹妹妳知道俊生現在什末地方嗎，淑真道：「秀梅姐姐說過他回他老家了，也不知是真是假，義菊道：「秀梅既是說他回他老家了，大概是真的，秀梅要是不知道，她不肯隨便一說，現在正在暑假，妳何不到他老家去一躡，淑真聽義菊勸她到俊生老家去一躡，正合了自己的意思，便道：「我也有這意思，只是俊生老家，離鐵路還有二百多里路，這二百多里路，都是山道，很是難行，並且山中多賊，還有虎豹大蟲，我一個人真沒有這大的勇氣，要有人和我作伴，我早已經起身了，義菊聽了她這話，揚着頭兒想了多時才道：「妳說山中多賊，又有大蟲，這話妳是聽誰說的，淑真抹一抹眼淚道：「是俊生告訴我的，義菊道：「他這話不一定實在，我想現在各處都是駐兵，那容有賊，去年南北開仗，正在俊生他們老家那一片山裏，大炮轟隆轟隆的，那大蟲打不死也給吓跑了，妳要果然去，現在離開校還遠呢，我閒着也是無聊……

……義菊說到這裏，却又後悔了，不往下再說，淑貞這半月的工夫，每日都在計劃着到僮生老家去，只是愁着沒個伴。這時見義菊有心幫自己的忙，把眼淚擦乾，向義菊道：「姐姐閒着沒事，要肯和我去一闖，我此生難忘大德，我死了到陰曹裏，也要替妳宣傳張義菊是個交友忘身的好人哩。」義菊笑嘻嘻的向淑貞道：「是嗎，那末我可要和妳去了。」淑貞道：「君子一言，義菊道：「這有什末，說去就去，淑貞這時喜出望外，笑容斂起，笑容滿面。親自給義菊換茶，又和義菊訂了行期。義菊滿口應允，淑貞小姐忽然又皺起眉頭，發起愁來，義菊道：「這還皺的什末眉頭，明天就要起程，淑貞道：「姐姐有所不知，自從俊生去後，至今我父親也沒請來師爺。這些日一切事情，都是我幫着他辦，我現在要說走，恐怕他攔阻，這又當怎樣，義菊不加思索的說道：「這有什末，料施小計，即可放行，淑貞道：「但不知姐姐有何妙策，請妳當面告訴妹妹，就見那張義菊望着李淑貞笑嘻嘻的說出那條計策，却巧的個李淑貞鼓掌稱贊，畢竟義菊是何妙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見悲態逞義氣 允訪情人 走險途遇賊寇 幸逢女英雄

這回書緊接上回，上回說到李淑貞小姐要去俊生老家，張義菊情愿和她作伴同去，淑貞恐怕李律師不允，求計義菊，那張義菊不加思索的說道，這有何難，妳告訴他現在學校裏，組織了一個暑假旅行團，舉妳爲團長，不去不成，我再從旁證明，他不能不允，淑貞一聽，鼓掌笑道：「此計正和我夢中之計相同，義菊笑問淑貞道：「怎麼和妳夢中之計相

同，這話怎講。淑貞遂將第十八回書裏，從洪公爺處宴回來，便立書到俊生老家去。當天晚上，在沙發上坐着，朦朧間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那信裏便是捏稱學校裏，組織了一個暑假旅行隊，大家舉我為隊長，不去不成，義菊聽了，哈哈大笑道：原來妹妹已經在夢裏計劃妥了，但不知妳那夢後來見了俊生沒有，淑貞遂將夢裏的情形，向義菊說了一遍，她說道美玉，夢中怎樣向她要好，性情怎樣溫柔，模樣是這般的縹緲，說話是那般的和藹，一舉一動，處處可親可愛，可惜她也是個女子，假使她要是個男子，我就是給她做妾，也甘心情愿，義菊聽了淑貞這話，連連點頭，心裏暗道：若果然是這樣，我此一去，見了美玉，和她交個朋友，豈不很好，大凡一個人，都有一種愛美心，男子要聽見某一個女子長的縹緲風流，多才多藝，心裏不由的便要起一種愛慕心，女子要聽見某一個男子長的端方瀟灑，博學多能，心裏不由的也要起一種愛慕心，男女之間，固然如此，同性之間，也是這樣，比方我們青年男子，見了一個溫柔的博學多能的青年男子，心裏也常常起一種愛慕心，便想和這人接近，這原是一種天性，人人有之，義菊素日耳朶裏就聽說俊生的太太，又賢惠，又縹緲，雖是鄉下女子，心胸豁達，勝過男子，這話也不知從那裏聽來。這時聽淑貞夢中見了美玉，想這話一定是淑貞傳出。這是義菊心裏的話，不便多表，且說淑貞和義菊計議已定，不多一時李律師由外邊回來，義菊和淑貞走了過來，見過李律師，義菊向李律師道：李老伯您現在公事很忙吧，李律師道：沒有多

少事，義菊笑道：沒有多少事，更好向您說明了，李律師道：什末事，義菊道：現在我們同學多人，組織了一個暑假旅行團。大家共舉我們貞妹妹爲一團之長。議定明日起身，大家今日特令我親身來通知。好預備行裝，剛才聽我們貞妹妹說。您老人家現在很忙，恐怕不能離身，可是這事，不比別的事情，既是被大家選舉出來，就不能不去，再說旅行也是增長學問的一件事，更不能不去，李律師沒等義菊說完，便向淑貞道：妳們去妳們的，我的事自有辦法，淑貞這時一句話還沒有說，父親已經允許下來，真是喜出意外，便和義菊退回自己房來，兩人不覺相視一笑，義菊向淑貞道：妳急忙收拾行裝吧，我也回去預備預備。明天我們坐九點二十五分的特別快車。淑貞道：明天我就到妳家，還是妳來這裏，我們一齊上車站呢，義菊想一想道：論說我拉着行李到這裏上車，方便，可是我們既是旅行團，不能只我們兩個人，教他看見。未免多疑，不若妳今天夜裏就將行裝拉到我，今夜妳就和我宿在一個房裏，明日由我家僱車到車站，雖然遠一點，倒免得他們多疑，淑貞道：那更好了。姐姐妳回去預備去吧，我將行裝收拾妥了。就僱車到姐姐家去，淑貞說到這裏，忽然皺眉向義菊道：姐姐妳還沒有向伯伯父母說明，我驟然去了沒有妨礙嗎，義菊笑道，妹妹多慮，我的家庭，和妹妹兩樣，父母對我的一切，不加過問的，妳去到我家，他們也不准問妳，問妳的時候，妳就說和我出外旅行，沒有關係，義菊說着辭了淑貞，下樓去了，淑貞這時心裏高興，指揮着李媽收拾行裝，又和李律師討

了旅費，這時已是晚飯時候，行裝業已齊備，用過晚飯，洗嗽完畢，小二上來回說，小姐的電話，淑貞便下樓來，拿起耳機一問，原來是義菊，義菊問她道：妹妹妳怎麼這時還不來呢，淑貞道：我剛吃過飯，這就僱車去了，義菊道：我這裏把飯給妹妹預備妥了，快來吧，說着雙方放下耳機。淑貞將話告訴了父親，吩咐小二僱車。將行裝從樓上弄下來，李律師也沒下樓，淑貞上了車，車夫拾起車把，按着路經，拐灣抹角，來到張公館門前，早見門前電燈之下，義菊佇立等候，淑貞下了車，義菊吩咐僕人，將行李携進去，隨後拉着淑貞走進大門，穿過大廳，一直來到自己住房，淑貞見桌上果然擺着晚餐，遂向義菊道：姐姐這桌飯，是給我預備的吧。義菊道：等妳多時了，飯都涼了。淑貞道：我已吃過了，義菊道：是真的嗎，淑貞笑道：剛才接電話時，那是剛嗽完口，誰還騙妳嗎，義菊見她不吃，自己隨便用了一些，吩咐僕人撤下去，這時天還尙早，她又和淑貞到街上買了一些路上應用之物。回來時，已是十點多鐘，當夜她們兩人，便同榻而眠，一宵無話，次日起來，二人洗嗽完畢，已經七點多鐘，用過點心，已是八點過幾分了，又喝了兩杯茶，義菊看那表已經該起身了，便向淑貞道：妳在此坐着，我去告訴二位老人家一聲，回來我們就該走了，淑貞點頭稱是，義菊去不多時，回來就吩咐僕人僱車，將自己的行李和淑貞的行李，一併裝在車上，這時張老爺和張太太還沒有起床，自然不能出來，義菊和淑貞上了車，吩咐那車夫腿上加快，直奔車站而來，路途非遠，不消半個時

辰，已經來到車站，淑貞付過車資，早有脚行替她們攜了行李，她們兩個買了票，跟着行李入了站，過了天橋，這時車已停在站內，她們倆上在車上，找了一個清靜位子，把行李放在上邊，給了那脚夫兩角錢，那脚夫道謝而去，她們倆人，坐下沒說了幾句話的工夫，祇聽得車笛一响，那車蠕蠕而動，不多一時，就聽不見那些叫買叫賣的聲音了，這車是特別快車，到小站頭不站，大站頭站的時候也很短，義菊和淑貞一路之上，談談這個，說說那個，也不覺寂寞，次日下午六点多鐘，到了車站，她們倆叫來一個脚夫，將行李携下去，出了車站，便是鐵路飯店，義菊和淑貞吩咐那脚夫將行李送到鐵路飯店，脚夫聽命，來到鐵路飯店門前，早有夥計接過行李，義菊吩咐脚夫，由賬房裏支四角錢，自己和淑貞跟着那夥計上了樓，往南行走，義菊見每個門口，有個白牌，白牌上寫着姓名，她一邊走，一邊看，猛然看見十五號白牌上，寫着李小姐三個字，不由的扭回頭來，向淑貞笑道：「瞧這裏還有妳的老家呢，淑貞看了那李小姐三個字，心裏不覺一動，好像有什末感觸似的，當時向義菊笑笑便過去了，那夥計走到二十五號房間將門開開，讓她們倆進去，遂又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小姐在一個房裏呢，還是住兩間呢，義菊道：「這一間就可以了，那夥計聽了，忙的預備洗臉水，義菊淑貞擦過臉，夥計已經泡了茶來，義菊道：「這裏有汽水嗎，夥計連連回道：「有有，義菊道：「先來兩瓶汽水，夥計轉身去取，義菊和淑貞將行李打開，這房裏只有一個床，一個蚊帳，淑貞打算吩咐夥計再

支一個床鋪，義菊笑道：何必費這些事，我們又不在這裏常住，這個床又不小，足足容兩個人。前天晚上不是咱們倆在一個床上來嗎，淑貞聽了。向她笑道：也好，她們倆人說着話，夥計已將汽水送來，她們倆人，每人用了一些，又要了飯，吃食完畢，二人計議着，明天在此休息一天。後日起程，她們倆人又談了一時話，因為昨夜坐車，未曾合眼，這時都已疲倦，便早早安息了，次日起得床來，洗漱完畢，義菊向淑貞笑道：我們出來的時候，既是打着旅行的旗號，現在到這裏了，我們不能坐在飯店裏悶一天，倒要出去玩玩，妹妹贊成嗎，淑貞這時心裏歡喜，遂笑道：怎麼不贊成，我也正有這個主意呢，義菊吩咐夥計，將門鎖上，她們倆出了鐵路飯店，到街上任意遊逛了一天，把到管莊的路途打問明白，又僱了兩頭驢，便回鐵路飯店來，義菊和淑貞一進鐵路飯店的門，却見南邊大槐樹上，拴着一匹白馬，圍着五七個客人觀看，淑貞一看這匹白馬，覺着眼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一時却想不起來，竟皺了眉頭站在那裏不走，義菊見她站住，望着那馬出神，遂笑道：何必站在這裏觀看，走走，說着拉了淑貞走向馬前，淑貞看這馬，全身白亮如銀，沒有一絲雜毛，又肥又胖，看着十分愛人，却更覺着這馬眼熟，不知在什麼地方見過，皺着眉頭，想了多時，却不曾想起，就聽那五七個觀客之中，一個年邁蒼蒼的老者，一手撕着鬚鬚，点着頭自言自語的說道：不想今日在此得見千里馬，不枉此生矣，那幾個圍觀之人，以及淑貞義菊，聽了老者這話，都不由的看看那馬

，再看看那老者，正當這時，卻從裏邊出來一個夥計，走至槐樹根裏，伸手將絲纜解開，拉着那馬向後院去了，那老者却又邁着四方步，趕着去看，淑貞也要跟着去看，却被義菊一把拉住說道：這老頭得了馬迷，妹妹也得了馬迷不成，什麼千里馬，萬里馬，不過草料充足，肥胖而已，有什麼可看的，我們到房裏計議計議我們的行程去吧，義菊說着，拉着淑貞上了樓，進了二十五號房。夥計打來臉水，兩個人各擦了一把，這時已是晚間時候，她們倆隨便要了幾樣菜，用過晚飯，夥計將傢伙撤去，又泡了茶來，義菊問那夥計道：從這裏到管莊還有多少里路，夥計見問，忙陪笑道：不知小姐到大管莊去，還是到小管莊去，淑貞一聽，有了差頭，便插口道：大管莊離這裏多遠，小管莊離這裏多遠。夥計含笑道：小姐要到小管莊去，那便容易。小管莊離這裏不過三十多里路，淑貞搖頭道：我們不到小管莊去。夥計笑道：要到大管莊去，此去走大道。約有三百里路，要是走小道，不過二百里路。可是這條小道，輕易沒人敢走。淑貞道：這是什麼原因，夥計答道：皆因這條小路，是由山裏通過。這山裏鄉村稀少，歹人很多。一些客商，圖省脚步，由此小道經過，往往中途被劫，所以這條小道是輕易沒人敢走的，二位小姐要是上大管莊去，還是多費幾日工夫，由大道上去，不可輕易冒險，淑貞聽了，看看義菊，義菊向那夥計道：好了，你去吧，夥計轉身而去，淑貞道：妳說咱們是走大道還是走小道，義菊道：聽他們這些話，還有完嗎，放着近道不走，去走那遠道。那不是得了精神病嗎，歹

人多，什麼是歹人，歹人不是劫的財物嗎，他要我的財物，我們給他還有什麼說的，淑貞道：可是我們已經偏好驢夫，是由大道上走，却不知還有這條小道，義菊道：這有什麼關係，我們講的多少錢，還給他多少錢，他們這苦力人，便宜便宜他們，倒也很好，當夜兩人計議一定。決由小道進行，一宵無話，次晨起來，洗漱完畢。用過早飯，吩咐夥計，算了房飯賬。這時那驢夫已經在門前等候，夥計攜了行李。出了二十五號房門，往北行走，義菊和淑貞經過十五號房時，不約而同的，都扭着頭去看那白牌，就見那白牌上的字，已經擦去，這分明是那位李小姐已經去了，義菊和淑貞心裏又不約而同，都惦念着那李小姐不知道那裏去了，在這裏住了兩夜，却也沒看見這位李小姐，是何許人物，心裏各覺悵惘，隨着夥計下了樓，夥計幫着驢夫，將行李綑綁妥當，淑貞義菊便隨着驢夫離了鐵路飯店，奔往大管莊的大路而來，義菊見出了車站，奔了大道，便告訴那驢夫，到大管莊還有一條小道，比走大道近百餘里，我們從小路上走，為的是早到大管莊，腳錢講的多少，還給你多少，決不扣你們的，那驢夫聽了這話，扭回頭向義菊說道：小姐有所不知，上大管莊的小道，雖然比大道近百餘里，誰也不肯走那條小道，因為那條小道上，匪人太多，時常出沒，並且常有大虫盤據，走那小道十分危險，所以昨天和小姐講腳錢的時候，我們一講就是按走大道講的，就沒打算走小路，我們還是走這條大道，平安些，遲一天到，早一天到，沒有什麼關係，要是走那條小道，可就保不住平安

了，義菊道：不能這樣說法，我們到大管莊有要緊事，遲到一天，早到一天，有莫大關係，你們就牽驢由小道上走吧，不准就那麼巧，我們走到那裏，匪人就在那裏等着，驢夫道：小姐妳那裏知道，那匪人終日沒事，專以攔路劫財，在道旁一蹲，就是整天半日，不遇見買賣不走，義菊道：想那匪人不過是被飢餓所迫，才整天半日的等買賣，我們遇見他們了，就把路費分給他們些，還有什麼說的，驢夫見義菊非走小道不可，萬般無奈，只得順從，將驢牽入小路上來，這時已出了車站很遠，驢夫將驢拉住，請義菊淑貞上驢，她們倆人，那裏騎過，笑了一陣，就着路旁的石頭，騎上驢身，駝行李的那驢在頭的，淑貞騎的那驢居二，義菊那驢在末，那驢夫拿着小鞭兒，在路旁隨着行走，淑貞和義菊在驢上，觀看山景，或說或笑，太陽上來，便把洋傘打起，她們倆人，一路玩看山景，不覺寂寞，走了一日，平安無事，在店裏宿了一夜，次日仍然騎驢前行，天到過午，義菊問那驢夫一共走了多少路程，雖大管莊還有多少路程，那驢夫道：昨兒一天，走了七十二里路，今兒這時又走了五十多里了，義菊道：和起來已經走了一百二十餘里了，雖大管莊不過七八十里路了，今天多走一站，明天趕黑就要到了，要是由大道上走，這時不過剛走三分之一，我們這時已經走了一多半，也沒見有什麼匪人攔路劫財，也看不見有什麼大虫，義菊話沒落音，就聽大石後邊一聲吶喊，跳出兩個強人，各特手鎗，攔住去路，淑貞胆怯，早已嚇得跌下驢來，義菊胆壯一些，在驢上觀着那兩個強人，都

在三十上下年歲，滿臉橫肉，含滿殺氣，二人却是一般模樣，就聽兩個強人齊聲喝道：那驢上女子，還不下來，等待何時，義菊這才往面前一看，原來淑貞已經跌下驢來，坐在那裏戰成一團，義菊抬腿下了驢，那三個驢夫，拿着鞭兒，躲在一旁，大氣兒不敢出，那兩個強人，持鎗走向前來，一看義菊和淑貞，都是少年美女，穿的又闊，就聽那個身量較矮的強人說道：哥哥你看這兩個女子，長的縹緲，穿的新鮮，我們不要傷害她倆的性命，把她倆弄回去，你一個，我一個，你看好不好，就見那身量較高的強人說道：好便好，可得讓哥哥挑一個，那身矮的強人說道：任憑哥哥挑一個，反正要給兄弟一個不是，說着話，那身高的強人，端着手鎗，先走到義菊面前，瞪着兩隻賊眼，把義菊上下打量一番，口中不由的說道：我就要這個吧，就聽那身矮的強人在淑貞面前說道：哥哥你要那個，我就要這個，這時那身高的強人，向義菊道：美人跟着我回到我家去吧，有酒有肉給妳吃，義菊並不答言，那強人伸手便來拉義菊，義菊舉掌，只聽吧的一聲响，正打在那強人的左腮上，那強人當時大怒，厲言喝道：好妳大膽丫頭，竟敢掌打俺巡山豹，說着把鎗插在腰裏，來了一個餓虎撲食架式，把義菊活活抱住，由腰間解下一條繩子，三細兩細，把義菊綁起來，反回身來，見他兄弟還在央求淑貞，便道：兄弟你和她說的什麼廢話，拿繩子把她細起來，綁在驢上。駝回去再和她講話不遲。那強人聽了，真個由腰裏取出繩子，將淑貞細了起來，把手向着驢夫一招，那三個驢夫不敢怠慢，慌忙

跑過來，那強人吩咐將她倆綁在驢上，給我們送到豹子嶺，驢子還你們，腳價照付，另外酒肉隨便吃喝兩日，那三個驢夫只好將淑貞義菊二位小姐，綁在驢身上，催驢往前行走，那兩個強人，在後邊眉飛色舞，樂不可支，口裏淫詞浪語，故意命淑貞義菊聽見，這時淑貞和義菊被綁在驢身上，要想逃跑，勢比登天還難，義菊在驢上暗自想道：在此深山曠野，一眼看不見一個人毛兒，欲待呼救，也是枉然，到了強人家中，看這樣兒，非侮辱我們不成，這般如何是好，想到這裏，她在驢上，便破口大罵起來，那兩個強人，正在後邊說笑，忽聽前邊罵道：你們這殺千刀的強人，還不把你家姑姑解下來，欲待把你家姑姑駝在那裏，難道你們把你家姑姑駝在你家做你們的祖宗不成。那賊聽了，却哈哈笑道：對了，我們把妳們駝回去，就當祖宗的把妳們供起來，也是情愿，義菊聽賊人這般說話，便又罵道：真是賊人無恥，一邊走一邊罵，只罵的牠口乾舌渴，那兩個賊人，只是說笑，也不理她，義菊這時真急了，在驢身上，用力扎掙，手攙足撞，堪堪要將綁繩脫退，眼見得就要跌下驢來。那高大賊人，在後邊看見這種情形，並不驚惶，只緊走了幾步，趕將過來，笑着說道：了頭，就打把妳放開，妳還跑了嗎，說着向前竟把義菊的綁繩解開，義菊一合腰，由地下拾起一塊尖石劈頭砍來，那賊人將頭一歪，躲過石子，義菊合腰又拾起一塊石頭，沒頭沒腦的又打了過來，那賊人，急閃身又躲了過去，義菊連着打了五七塊石頭，把賊激怒，由腰裏抽出手鎗，照定義菊面門，便要開鎗，只嚇

得淑貞魂飛天外，大聲哭起來，正在這般光景，就聽背後嬌滴滴的一聲吶喊，賊人休要無理，那矮小賊人一聽有人吶喊，扭頭觀看，就見一彪飛塵，裹着一匹白馬，馬上坐定一個少年女子。手持兵器，來狀可畏，矮小強人一看，大聲叫道：哥哥先不要結果那了頭性命，省下那粒子彈好與來人決鬥，那大賊正要開鎗結果義菊，耳邊廂聽着嬌音吶喊，又聽兄弟這般吩咐，急忙棄了義菊，持鎗反身，說時遲，那時快，那騎馬的女子，已經來到跟前，一言未發，只聽得吧的一聲响，那身量矮小的賊人，應聲栽倒，巡山豹一見胞弟喪命，舉鎗便擊，那馬上女子，見子彈奔自己面門而來，急忙將身一伏，來了一個馬裏藏身，躲過那粒子彈，舉鎗還擊，那巡山豹鎗裏只有一粒子彈，一鎗未中，就應急忙逃命，他却小看了馬上女子，竟敢伏身來取他兄弟那隻手鎗，豈知他剛一伏身，子彈已經來到，躲閃不及，那子彈正由頭頂上打進去，當時爬倒，死於非命，這時嚇的那三頭驢子，沒命的向前飛跑，淑貞綁在驢身上，連哭帶叫，那馬上女子，將馬一催，飛了也似的跑到前面。將驢子截住。驢夫跑過來，將驢牽住，那女子由馬上下來，從腰裏抽出一把七首尖刀，挑住淑貞的綁繩只一挑，繩頭折斷，她忙將七首銜在口裏，雙手將淑貞抱了下來，淑貞的手足尙被細着，那女子拿七首先將淑貞手腕上的綁繩挑斷，又合腰將淑貞足上綁繩挑斷，淑貞這時，魂已符體，定神觀看那女子，好一副花容月貌，就見她眉似春山，目含秋水，一張風吹破的白嫩面皮兒，襯着櫻桃般的小口，頭戴一頂自由

帽，足登一雙高筒馬靴，下身穿一條綠色馬褲，上身只着一件西服襯衣，脖項上却繫着一條花白領帶，被山風吹的飄飄不定，愈顯着她威武英雄，淑貞着罷，心裏暗暗稱贊，口裏却說不出話來。這時義菊趕了過來，忙向那女子施禮，口中說道：多謝女士救我們性命，大胆請問女士貴姓大名，那女子聽了，兩個醉過一轉，含笑說道：我勸二位姐姐從那來的，還從那回去，不可冒險前行，不然，因多吉少，我的名子，不使告訴，說着話，左足踏蹬，右腿往上一跳，來了一個張飛大騙馬，玉手一提絲韁，說了一聲告別，那馬飛也似的跑下去了，不多一時，轉過山頭，踪影全無，義菊淑貞以及三個驢夫，呆杲的又望了多時，不見回轉。那長驢夫向淑貞義菊道：我們不可在此久站。請二位小姐上驢，我們趕快依着舊路往回走吧，免得我們打人命官司，淑貞義菊尚未答言，就聽那兩個年輕驢夫說道：你這老傢伙是怎麼說的，我們好容易走了兩日，走出一百多里路來，眼見得明天就要到了，怎麼要按着舊路往回走呀，你真是老胡塗了，那老頭道：並不是我老胡塗，你們剛才聽沒見那姑娘吩咐我們，教我們由那來的，還從那回去，如果不是然，因多吉少，那兩個年輕驢夫不服氣的說道：什麼叫做因多吉少，天人自有吉相，剛才人家眼見得要死在賊人手裏，怎麼就來了這個救命姑娘，人該不着死，怎麼也死不了，偏你這老頭子怕死，你願意回去，你個人回去，怕你走到半路裏，不遇見大虫吃了你，淑貞和義菊剛才一聽那老驢夫要往回走，心裏立時沒了主意，這時一聽這兩個年輕驢

夫的話，覺着很有道理，本來往前走，只有一日的担心，要是往後退，却須受兩日的驚，再說此行目的，要到管莊，訪查俊生美玉，這時要是中途折回，安能達到目的，因此她們二人，都主張往前進，五個人中，四個人主張前行，只有一個人，主張後退，常言道，一人難扭衆志，那老驢夫無法，只好隨着衆人往前走，這時日已銜山，眼見得就要天黑，淑貞義菊腹內已覺飢餓，心裏打算找個村店打錢歇宿，却苦這深山曠野，村店皆無，無奈何，只好忍飢往前走，天已漸漸黑下來，道路崎嶇，行走艱難，淑貞義菊這時又飢又餓，又見天已黑下來，心裏萬分焦急，所喜這三個驢夫，都是正直好人，牽着驢深一步淺一步的往前走，那老驢夫嘴裏不住的嚷飢，正當這時，却見北山坡燈光閃閃，老驢夫不由的高聲說道，可好了，前邊北山坡有了人家，我們可以前去借宿打錢了，淑貞和義菊往前邊北山坡一看，果然看見燈光閃閃。便吩咐驢夫奔燈光走來，這條小道，更是崎嶇難行，好容易來到燈光這裏，並無村莊，却是一個客店，大衆來在客店門前，下了驢，舉目一看，橫匾上寫着兄弟客棧，這時由裏邊走出一個三十上下年紀的婦人，淑貞抬頭看那婦人，就見那婦人，滿臉橫肉，肉皮又黑又糙，穿了一身肥大藍綢子褲褂，往腳下看，金蓮不大。橫着量約有五寸五分，就見她來在衆人面前。笑嘻嘻的說道，客官們裏邊休息吧，咱這店裏，房間干淨，吃喝便宜，這時又由裏邊出來一個老跛子，他一跛一跛的將驢牽了進去，淑貞義菊和三個驢夫，隨後跟進來，那婦人吩咐那老跛子

，將驢拴在前邊槽上，三個驢夫，就在前邊打餒歇宿，自己領着淑貞和義菊來到後院，將北上房推開，裏邊點一盞半明不暗的煤油燈，一進門迎面擺一張八仙桌子，西頭是個大炕，淑貞義菊在八仙桌子兩旁落坐，那婦人帶笑說道：二位小姐大概還不會用飯，妳們打算吃什麼菜，請點一點吧，義菊笑向淑貞道：妹妹妳吃什麼，淑貞道：這裏不知都有什麼菜，那婦人笑道：我這店裏，沒有蔬菜，都是肉菜，義菊道：肉菜更好，妳報報都是什麼名目，那婦人屈指報道：有爆腦子，炒心片，煎奶頭，炸膝蓋，還有大炒肉豆芽，義菊一聽肉豆芽，這個名目新鮮，向淑貞笑道：我們先要一個肉豆芽吃好不好，淑貞點頭含笑答道：好，那婦人道：二位小姐就要這一個菜嗎，義菊道：先來這一個，那婦人道：二位小姐吃什麼乾的，義菊道：都有什麼乾的，那婦人道：我們剛蒸了一屉肉包子，不知二位小姐愛吃不愛吃，淑貞義菊這時腹中正餓，遂道，很好，我們就吃包子，那婦人轉身出去，却又端進一盆臉水，向淑貞義菊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小姐先擦擦臉，我去給預備飯去，說着話轉身出去，淑貞義菊剛擦完臉，却見那婦人端着熱氣騰騰一大盤子菜，放在桌上，口中說道：我們這店裏沒有酒，二位小姐包涵點，我去給二位小姐端包子去，說着轉身退出，淑貞義菊拿起筷子，每人夾起一根，淑貞張口便吃，義菊伸手將淑貞的筷子打掉，口裏低聲說道：妹妹還吃呢，妳看這是什麼？淑貞往盤子裏仔細一看，只嚇的滿頭冷汗，却原來是一大盤子手指，人的指甲還長在上邊，淑貞正要說

話，那婦人却端上肉包子來，口裏含笑問道：二位小姐，吃了肉包子，要一個什麼湯？淑貞此時，已不敢答言，義菊道：我們不要湯了，只來一壺白開水好了，那婦人道：我們這裏有肺片湯，肝糟湯，二位小姐不要嗎？義菊道，不要了，那婦人轉身去了，淑貞義菊，這時腹內已是餓極，見那熱氣騰騰的包子，涎涎欲滴，便拿筷子，揀過一個，還希望是豬羊肉的包子，那知夾開一看，却是人肉餡子，這時兩個人，已知下了黑店，心裏只有害怕，也不覺餓了，那婦人遲了一時，提了一個茶壺來，見那盤子肉豆芽，和那包子，都和沒有動一樣，她笑向淑貞義菊道：二位小姐，沒有用呀，義菊道：我們走的勞累，吃不下去了，妳撤去吧，我們喝完水，就要安息了，請妳不必伺候我們了，那婦人將盤子撤去，淑貞和義菊那裏還有勇氣喝水，義菊向淑貞低聲說道：這如何是好，淑貞道：我們這時逃跑去吧，義菊道：妹妹妳看這種情形，那裏還跑的了，淑貞道：這可如何是好，義菊道：不若我們將門弄好，聽妳去吧，說着站起身形，先到炕前，將舖打好，淑貞這時，只有害怕。一点主意沒有，便爬在炕上。不語一聲，義菊走到桌前，先將燈吹滅，然後將兩扇門關上，上了門，也便上了炕，此時已是夜間十点多鐘，就是二更以後時候，義菊上在炕上，那裏敢睡，只覺得這屋裏，黑暗暗的，冷森森的，一陣一陣的陰風，由地下飄到炕上，由炕上飄到地下，就好像有人行走一般，義菊拿手摸着帶來的手電燈，往地下一打，就見門後邊，靠着五七條人腿，再往前一打，東頭牆上一連釘着三張

人皮，義菊此時，已經嚇的心驚胆戰，急忙往回撤那手電燈，一閃却又看見中梁上，掛着兩棵血滴滴的人頭，義菊急將手電燈弄滅，却又覺着一陣陰風，由地下飄到炕上，只嚇的義菊毛髮悚然，便推淑貞，淑貞低聲道：嚇死人，妳還照什麼，她們倆人緊緊的抱在一起。大氣兒不敢出，呆了一時，約到三更時候，就聽着院裏有脚步聲音。又聽着有人低語說道：他們倆今天不知上那裏作買賣去了，這時還不回來，現在已到三更，仍不見他們回來。前邊那三個臭貨，已經鼻斃山啊，這兩個浪貨，也聽不見動靜了，想是睡熟了，就聽又一個婦人說道：嫂嫂我聽那三個臭貨說，這兩個女子，是到大管莊尋找丈夫哩，也不知是真是假。就聽那婦人說道：管她是真是假，看她們的眉梢眼角。都不是什麼正經人，我們妯娌倆，倒要趁這時先結果這倆浪貨的性命，免得他們倆回來，再出什麼差子，那婦人道：嫂嫂說的有理，我們這就辦吧，淑貞和義菊聽的真真切切，只嚇的兩個戰慄成一團。忽然又聽着窗下一陣脚步聲音，不多一時。就聽着躡躑磨刀聲音，磨了一時。就聽那婦人在院裏叫道：嫂嫂刀磨快了，出來下手吧，就聽那婦人應了一聲，來到院裏。先到窗下叫道：二位小姐，醒醒，二位小姐醒醒。淑貞義菊一聽那婦人這樣招呼，不啻閻羅点名一般，那裏敢出大氣，那婦人嚷了幾聲，不見回答，叫道：妹妹這兩個浪貨，真還睡熟了，只好撥門，我不會撥門，妹妹偏勞吧，就聽那婦人答應一聲，緊接着就聽那門門噹噹一陣响，呀的一聲兩扇門啟開，那兩個婦人，好似兇神一般，一個在前，

一個在後，一個點燈，一個持刀奔炕前而來，那婦人一見淑貞義菊互相抱着，戰成一團，冷笑道：原來妳們醒着，却累奶奶撥門，義菊見這婦人，比那婦人，年紀小些，長的更是凶惡，三角眼，鷹鈎鼻子，二目賊光閃閃，一臉大麻子，真真是一表嚇死活人的像貌，剛才義菊隔窗聽她說話，很是和氣，以為她是好一點的人，那知她比那個年長的還要難看幾分，來到炕前，一伸手把義菊揪下炕來，這時那年長婦人，把淑貞也揪下炕來，各拿繩頭，將二人的手背縛細起，推着淑貞義菊，來到東頭墻下，那麻婦人，拿大脚一踢，却將東墻上那個小門踢開，連推帶扯，把淑貞和義菊推進這個屋來，義菊就見這個屋裏，燈光明亮，人骨滿堆，人皮貼滿墻上，靠北墻擺着一丈多長的兩個案子，案子對面，有兩個架子，架子上掛着三五副鐵鈎子，義菊一看這屋的情形，不問已知，是地道的殺人坊，那麻婦人，手持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先向淑貞一指說道：我看妳這丫頭，杏眼桃腮，兩個眼睛一溜溜的不老實，必是個楊花水性的女子，奶奶一見妳等這樣女人，便想起一件不舒心事來，凶婦說到這裏，叫聲嫂嫂，妳結果她的性命，我宰這個浪貨，說着將牛耳尖刀銜在血盆嘴裏，一伸手揪住了淑貞的大襟，用力往下一帶，只聽得一聲，將衣撕破，淑貞小姐的酥胸暴露，那凶婦一看淑貞小姐的兩個乳房，尙未發育，却笑道：原來還是好人，屈說了丫頭，淑貞一聽這話，好像有些轉機似的，那知凶婦，說罷這話，扭頭望着那個凶婦叫了一聲嫂嫂說道：今天太熱，我們把窗戶打起，再挺她們的

皮，妳看好不好。那年長凶婦，這時也將義菊的衣襟撕破，正要往案子上携義菊，却聽弟婦要打窗戶，遂道：很好，說着一抬腿，上了案子，兩個凶婦將大窗戶支起，果然涼風嗖嗖。那麻凶婦笑道：今天他們倆沒有在家。要是在家，怕這兩個多活幾天呢。義菊這時，聽這凶婦言說侮辱，怎麼也是死，遂壯壯胆子，厲聲罵道：妳們這賊兇婦，欲殺則殺，妳家姑姑並不含胡，還胡言亂語，說些什麼，兩個兇婦，聞聽此言，不由大怒，厲聲喝道：好妳個不知死的鬼，眼看妳就死在面前，還敢咒罵妳家奶奶，不給妳個厲害，焉知母老虎的手段，說着一把手將義菊揪過來，厲聲說道：妳家奶奶今天不打算結果妳的性命，偏妳又嘔妳家奶奶。嫂嫂，妳還宰那個，我挺她的皮，說着把義菊按在案子上，將義菊的腰帶解下，將腿綑住，這時那個凶婦，也將淑貞綑在案上。你看那兩個兇婦，齊齊舉起牛耳尖刀，照定淑貞義菊的心窩說聲着，只聽呀的一聲，紅血四濺，正是：刀光起處魂魄散，紅血濺時傾雙生，畢竟淑貞義菊性命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三津女大鬧兄弟店 兩小姐細訪大管莊

這回書緊接上回，上回講的是淑貞義菊大管莊尋訪俊生美玉，中途遇匪，無名女子解救，勸她們不要前行，淑貞義菊不聽那女子之言，冒險往前進行，豹子嶺宿了黑店，兩個兇婦舉刀正要結果淑貞義菊的性命，就在這個工夫，窗下來了一個女子，手持兵器，杏眼圓睛，兇婦一見，不由的呀的一聲，那女子並不答言，舉鎗擊去。兩粒子彈，正中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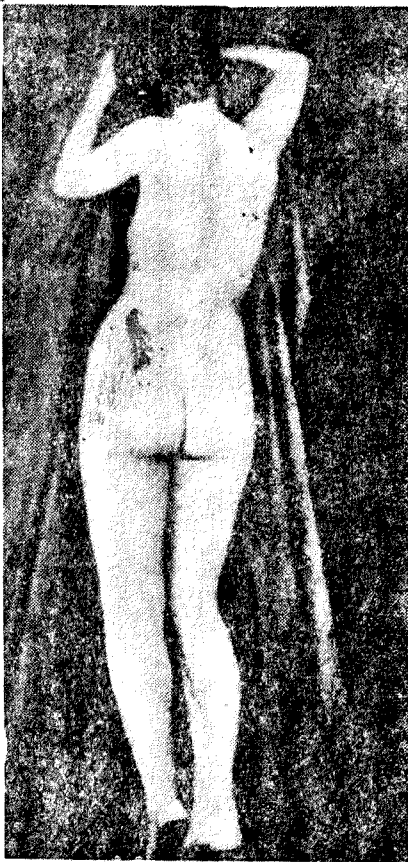
兇婦致命之處，兩個兇婦翻身栽倒，那女子由窗房裏跳進來，一看案子上的淑貞義菊，却已嚇迷糊了，忙的合腰，將綁繩替她們倆解開，便跳下案子來，看了看那兩個凶婦，都已喪命，拿腳將屍首踢在案下，自己出了殺人坊，來到這個北上房裏一看，就見西頭炕上，放着淑貞義菊的行李，門後邊有幾條人腿，牆上釘着幾張人皮，梁上懸着兩棵人頭，桌子上放着一盞燈，這屋裏並無賊人，便出了北上房，剛到院子裏，却見那個跛老頭子，跨了過來，那女子向前一把手將跛老頭子揪住，一手端鎗向那跛老頭子嚇道：你這老頭子，是做什麼的，從實說來，如有違扭，教你馬上死在鎗下，那跛老頭子戰戰兢兢的說道：姑娘饒命，姑娘饒命，我是這店裏夥計，那女子道：你既是這店裏夥計，你快說你們這店裏，還有多少賊人，都在那裏，快快說來，那跛子見這位姑娘厲害，不敢說謊，便道：這店是哥兒兩個開的，那女子道：兩個凶婦，是什麼人，那跛子道：那是內掌櫃的，那女子道：你快說，還有什麼人，那跛子道：別的沒有人了，姑娘饒命，那女子道：我不信就你們這五個人就敢在此開設黑店，還有什麼人，你要快快說來，那跛子道：我是個殘廢人，便不中用，我們兩個店主，和兩個內掌櫃的，都有本領，那女子道：都有什麼本領，跛子道：我們大店主，外號人稱巡山豹，我們二店主，外號人稱小白狼，每人一枝得力傢伙，那女子一聽，心裏暗道：這一定就是今日下午被我結果性命的兩個賊人了，想到這

裏，遂又問道：這一雙賊兄弟，現在那裏，那跛子道：前山做買賣還沒有回來，那女子道：這店裏其餘還有人沒有，你要從實說來，跛子道：就是我們五個人，再沒有人了。如有半句謊言，願死在姑娘鎗下，那女子道：好吧，說着吧。一鎗，正打在跛賊心窩，當時翻身栽倒，死於非命，那女子又到各處搜索了一回，果然無人，這才回到前院，招呼驢夫，這時三個驢夫，聽見鎗响，早已驚醒，嚇的一個個心驚胆戰，欲待開門逃走，那門却被鎖住，三個人正在害怕之際，就聽着外邊有脚步聲响，緊跟着就聽招呼他們，起初誰也不敢答言，後來聽清是今日下午那個女子聲音，才敢答言，將門開放，就見那女子穿了一身夜行衣，手裏提着鎗枝，看着好不嚇人，那女子不待三個驢夫說話，先自說道，你們這三個驢夫爲甚麼不聽我言，由原路返回，却又來到這裏，莫不是你們三人和賊人通氣不成，從實說來，如要說謊，小心這個，那女子說着話，將手中鎗枝往起端了端，吓的三個驢夫齊齊跪倒在地，口稱神仙姑娘，我們一向趕腳爲生，都是安善良民，並不和賊人通氣，那女子道，你們既不和賊人通氣，爲甚麼將驢趕在這黑店裏，這時老驢夫抬起頭來向那女子道，姑娘今天這亂子都是他們兩人的罪過，今日下午在前山遇見賊人，姑娘解救去後，我便要依從姑娘之言，拉驢由原路折回，怎奈他們二人，不肯依從，那兩位小姐，心裏惦着早到大管莊，也都主張往前走，不允往回走，我一個入扭不過他們四個人。只好隨着他們往前走，天黑下來，沒有宿頭。二位小姐都嚷餓，我

們也都餓了，遠遠的看見這裏有燈光，便拉驢奔了來，不料想是一座黑店，剛才聽着鎗聲响，不知二位小姐性命怎樣了，那女子聽了，向那兩個年輕驢夫說道，他這話是真的嗎，那兩個年輕驢夫先又叩了兩個頭，才說道，我們兩人，該死，是這樣的，只因二位小姐愿意往前走，不愿意往後退，我們兩人年輕，也就隨着客人的意思往前走來，不料想住了這個黑店，不知二位小姐性命怎樣了，那女子一聽老少驢夫所言畧同，又見剛才那門，被賊人倒鎖着，才知這三個驢夫不是賊人的眼線，等他們三人將話說完，那女子道，既是這樣，你們三人都起來，去看看你們的驢子，拴在那裏，回來可好駝那兩個客人走，說着出了房門，來到院裏：三個驢夫也戰戰兢兢的走出來，那女子抬頭一看，見西南角裏，有三頭驢，遂指着說道，那邊那三頭驢可是你們的，三個驢夫順着那女子的手看去，齊聲說道，是是，那女子道，你們將驢備好，在此伺候，等我招呼你們，你們再進去，我不招呼你們，你們可不許進去，三個驢夫不知是什麼緣故，唯唯稱是，那女子提着鎗枝返回身來，向裏走來，走到裏院，見那跛老頭子，死在血泊之中，連動也不動了，那女子看了，並不以為然，又進了北上房，只聽着東頭那殺人坊裏，有人叫道，貞妹妹，貞妹妹，不要緊了，兇婦已被打死了，快起來我們逃走吧，那女子隨口答道，逃走，好嗎，殺了這些人，妳們不丁着打人命官司，就要逃走，她這句話不要緊，却吓的義菊不敢言語一聲了，那女子見義菊不敢說話。不免好笑，輕輕的走將過來，伸手將

門推開，滿面堆笑的向義菊道，女士不必害怕，人是我殺的，人命官司自有我打，不干女士的事，義菊剛才在呼喚淑真的時候，本是死裏逃生，胆已吓碎，一聽那邊有人說，好嗎，殺了這些人，妳們不打着打人命官司，就要跳走……只因義菊這時魂靈尚未完全付體，所以聽不出是今日下午那女子的聲音，因而又害怕起來，不敢再呼喚淑真，正當這時，就見房門展開，眼睛一看，却是今日下午那個救命的女子，滿面笑容走了進來，却道，女士不必害怕，人是我殺的，人命官司自有我打，不干女士的事，說着已經走到案前，義菊一邊陪笑，一邊急忙將酥胸用手遮住，那女子笑道，女士遮的晚了，剛才我已經看完了，義菊聽了，不覺紅了臉兒，這時淑真也緩過氣來，聽着有人說話，便睜眼觀看，一眼看見今天下午那個女子，站在案前，穿了一身小衣服，看着十分利落，不由的看看自己的衣服，淑真小姐不看還罷，她一看早羞的不知怎麼掩藏，翻身便要往案子裏邊滾，那女子帶笑伸手將淑真拉住，說道，女士何必這樣，想我們都是女流，看見又有什麼關係，淑真這時，原已被吓的魂不付體，經這女子幾句玩話，却將三魂七魄給完全要了回來，淑真一邊坐起，一邊整理衣服，無奈那衣服被兇婦撕的破爛不堪，怎麼遮掩，也是露着那一塊一塊的雪白的嫩肉，羞的淑真粉面通紅，不知怎樣是好，那女子見了，把鎗斃在腰裏，台下腰便向案子下，來脫那兇婦的衣服，義菊一看，不免好笑，心說妳脫下那樣骯髒衣服誰能穿呀，但是也不便攔阻，那女子三脫兩

脫已將那兒婦的，衣服脫下來，她並不給淑貞穿，却放在一邊，又將那兒婦的綢子褲兒撕下，也放在一邊，那女子十分有意思，把那兒婦的衣服滿都脫了下來，身上一絲兒線頭都沒有了，原來那兒婦是腦袋上着了鎗，身上並沒有受傷，將那血衣服脫去，身上的肉，倒也很白，那女子拿那血衣，將打碎的腦袋裹住，你看那女子年歲不大，好大力量，她裹



縛好了，雙手往起一架，却將那死兒婦架了起來，反手由那架子上摘

下一個鐵鈎，鈎住了兒婦的左胳膊，又由架子上摘下一個鐵鈎，鈎住了兒婦的右胳膊，這時義菊和淑貞看的真切，淑貞看着又害怕又害羞，義菊却笑嘻嘻的看着那女子擺佈，那女子將那兒婦赤裸裸的死屍掛了起來，笑嘻嘻的說道，二位女士看見了沒有，她和我們都是

一樣的，今日死於鎗彈之下，又遭我如此侮辱，這並不是沒原因的，皆因此婦當初是有夫之婦，只因她愛情不專，結識了許多的野漢子，後來被這開黑店的巡山豹搶來，作了夫妻，她在這山裏已經六七年之久，帮着巡山豹殺了不少的行路客人，今日死在我這鎗下，也算是她罪惡滿盈，天理昭彰，我因她當初不顧貞操，所以將她打死，未盡其咎，我將她的衣服脫掉，暴露她的淫私，藉懲她一生淫蕩之罪。那女子說罷，看看義菊，看看淑貞。看看淑貞，再看看義菊。義菊聽了那女子這話，心如刀刺。淑貞聽了這話，默默點頭，那女子笑道：三位看明白了，快出來換換衣服，離開這是非地方爲是，說着先自開門走入北上房，義菊和淑貞掩着懷也走了出來，來到西頭炕前，由行李裏找出衣服，各自換了，義菊問那女子道，請問女士貴姓大名，兩次救我們的性命，日後必圖酬報，那女子聽了，微微一笑說道，我的名子過後妳們自然知道，但不知女士打算怎樣酬報我呢，這一句話，問的義菊多時答不上來，那女子又笑道，我不過是玩着高興，救了妳們兩回，妳們也不必圖報，我也不必望報，但望二位女士，以後自加檢點，不要自暴自棄，方不負我兩次冒死殺賊，救活妳們四命了，妳們趕快將行李收拾停當。我去喚驢夫將行李給妳們弄出去，妳們是進是退，急忙起身，離開這個地方，免得吃人命官司，淑貞和義菊聽了，急忙將行李細綁起來，那女子起身說道，我去喚驢夫來，說着抬腿出了上房，遲了好一時，不見回來，淑貞和義菊正在納悶的當兒，却聽着院裏咬嚼一聲，接着說道，

好傢伙，是一個死人，又聽一人說道，這准是那神仙姑娘打死的，義菊和淑貞在房裏一聽，知道是驢夫，便道，你們倆快進來，把這行李弄出去，那兩個驢夫聽招呼，不敢怠慢，齊齊進來，淑貞不等義菊說話，先自問道，那姑娘在外邊等着嗎，兩個驢夫一個看見了牆上的人皮，一個聽見了樑上的人頭，齊聲答道，哎喲，二位小姐看見了沒有，說着一個往牆上指，一個往樑上指，義菊道：我們早看見了，那有什麼害怕，你們看你們背後，兩個驢夫往回扭頭一看，齊聲喝道，哎喲，這不是活人腿嗎，義菊道，誰說不是呢，淑貞小姐這時心裏只惦着那女子，等他們說完，又問道，那姑娘怎麼沒和你們一塊進來，她在前邊等我們嗎，那兩個驢夫道，小姐問那姑娘呀，那姑娘剛才走出去，吩咐我們趕快將行李弄出去，備上驢急速起身，不可稍停一刻，淑貞小姐道，那姑娘呢，兩個驢夫道，那神仙姑娘吩咐完了我們，便騎馬去了，淑貞和義菊一聽說那女子騎馬去了，各自一楞，義菊道，怎麼，騎馬去了，真的嗎？驢夫道，是真的，義菊一聽，向淑貞道，我們趕快趕她去，說着她們倆便往外跑，驢夫道，二位小姐小心院裏那個死屍，驢夫話沒落音，就聽着淑貞小姐哎喲一聲，義菊道，管他呢，走走，快走，不然便趕不上，說着她和淑貞小姐趕了出來，那老驢夫一見她們倆跑出來，便道，二位小姐裏邊又出了事嗎，義菊淑貞不願回答，一直跑出了店門，這是雖然有点月色，但是高山層層，那望得見人影。這時那老驢夫也趕了出來。見義菊和淑貞站在店門前往遠處張望，便道

：二位小姐是看望那神仙姑娘嗎？淑貞扭頭一看，見是那老驢夫。隨道，正是，你看見那姑娘向那邊去了，老驢夫道，剛才那姑娘吩咐他們兩人到裏邊搬行李，吩咐完了，便從這塊石上，將馬解下，那驢夫說着拿手指着門右邊的一塊立石，淑貞義菊觀看那石，上邊有個石孔，正好像是羈牲口的一孔兒，那老驢夫接着又說道，神仙姑娘從這石上解下馬來，向我們三人說道，你們三人聽真，我現在身有要事，須急速前去，我走後你們也趕快備驢忠實實的護送她們二人，如有半點不忠實，休怪姑娘鎗下無情，我們三人連聲稱諾，神仙姑娘語罷，抬腿上馬，揚鞭向前邊去了，那老驢夫說着又拿手向前指去，淑貞義菊順着那老驢夫的手看去，那裏還有一些影子，淑貞小姐又問老驢夫道，那姑娘沒告訴你們上那裏去，有什麼事嗎？老驢夫道，我倒是問那神仙姑娘，黑更半夜上那去，還有什麼事，神仙姑娘說，我有我的地方，我有我的事，你們不必管，趕快備驢護送二位小姐逃走，免生是非，我又問她的名姓，她說，你們問二位小姐便知，淑貞向義菊道，妳知道這姑娘的名子嗎，義菊道，我不知，我剛才在北房裏不是問來嗎，她不教我們問，我那裏會知道呢，這時那兩個驢夫，已經將行李搬出來，淑貞和義菊見驢夫將驢備好，拉出了店門，義菊問那驢夫道，你們搬行李看見我們的手電燈未曾，兩個驢夫道，看見小姐的什麼東西呀？義菊道，手電燈，那驢夫本是鄉僻之人，那裏懂得什麼是手電燈，義菊說了兩次，兩個驢夫一個也聽不明白，淑貞解釋道，你們剛才搬行李看見

我們今天來的時候，手裏拿着的那個有亮的東西嗎，兩個驢夫道，那個物件嗎，來的時候不是二位小姐每人一個嗎，我們只看見了一個，在這裏呢，說着從細行李繩下抽了出來，淑貞接了過來說道，那個呢，驢夫道，我們就看見這一個，沒有看見那一個，義菊道，我們這時起身行路，正用那燈，進去再找找去，兩個驢夫似乎有點胆怯，不願意再進去了，義菊向淑貞和那老驢夫道：你們在這裏看着驢子，我和他們倆人進去，找一找去，語罷，自己當前，兩個驢夫隨在後邊進去了，淑貞和老驢夫等了一時，聽着三個人說着話出來，淑貞問道，有嗎？義菊道，沒有，不知被賊人，弄到那去了，算了我們不再找它了，現在天已三點多鐘了，我們趕快走吧，那老驢夫道，小姐說的正是，就請二位小姐上驢吧，淑貞拿着手電燈上了驢，義菊也上了驢，淑貞在前，義菊在中，駝行李的那驢在後，一行五個人，離了兄弟店，往前行走，深一脚低一脚的很是難行，淑貞小姐在驢上暗想今天這兩場災難，全虧了那女子救了我們，要不然這時我們的魂靈不知已到什麼地方了，又一想自己今天這種災難，乃是爲的尋找俊生，人家義菊姐姐倒是爲的什麼，也跟我受此驚險，想來今天下午遇見的那兩個強人，義菊姐姐比我受的驚還要大一倍，又一想那兩個兇婦由炕上將我們揪下來，推到那殺人作坊去，將我和義菊姐姐捆在人案子上，眼見得兩個兇婦舉起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叫着號兒，刺下來，却不知怎的那女子來的這般快，更不知那女子用的何等兵器，竟能同時將兩個兇婦完全結果性命，淑貞

她想到這裏，恨自己沒有看看那女子的兵器，淑貞騎在驢上，心裏正自亂想，却見前邊道中，一塊石頭放光，明亮異常，不禁扭回頭向義菊說道，義菊姊妳看前邊道上怎麼那般亮，淑貞說着話，那驢子已經站住，不再往前走，還想着往回走似的，虧那驢夫，用心的牽着那驢，義菊向前一看，果然看見前邊道上，一股亮光冲天，心裏不免奇怪，遂道，這是什麼怪物，說着吩咐驢夫向前去看，那兩個年輕的驢夫却不敢向前去看，老驢夫道，那姑娘剛才從這裏騎馬過去，諒此不是妖怪，來來夥計，你來拉住這頭驢，我向前去看看，說着將繩繩遞給了那年輕驢夫，老驢夫獨自一人向那亮光走去，這裏淑貞義菊以及那兩個年輕驢夫，各替老頭子捏着一把汗，那老驢夫來到亮光且近，台下腰一看，高聲說道，原來是二位小姐剛才尋找的那手電燈，栽在這裏，義菊一聽，遂高聲說道，你先不要動，等我去看一看，說着下了驢，淑貞這時也料定這是剛才那姑娘作的事，遂也下了驢，和義菊走向亮光跟前合腰一看，正是那隻手電燈，拿線綁着電門，栽在那裏，四圍用幾塊石頭圍着，義菊將那手電燈四圍的石子一塊一塊的拿開，却果然有一塊白地藍線的紙，義菊舉着手電燈，淑貞小姐仔細一看，見這斤紙上，有自來水筆寫的數行藍色小字，那字是：

二位女士

今午豹子嶺前。囑由原路折回。以免危險。二位女士不聽我言。致有兄弟店之

危難。幸我因事路經此處。得救性命。否則豈不死於兇婦之手。我與二位女士原不相識。故不願道及姓名。既蒙二位殷殷垂問。茲僅將別名書此「三津女」。數日後。原處相逢。再道平生可也。謹此祝

二位旅安

三津女謹書

淑貞念畢，義菊聽完，二人相視半晌，淑貞小姐道，三津女，這「三津女」是什麼意思？義菊也道，三津女，這「三津女」是什麼意思？她們兩人，各自皺着眉頭站在那裏三津女，三津女的品味，這時那兩個驢夫已將驢拉過來，老驢夫道，二位小姐急忙上驢，我們趕快走吧，天快亮了，幾條人命放在這裏，不是耍的，我們急忙離開這是非地爲是，淑貞和義菊。嘴裏各自「三津女」「三津女」的念着，先後上了驢，那驢夫揮鞭驅驢，往前行走，不多一時來到岔道，老驢夫道，這時往回走，兩條人命扔在那裏，我們只好往前走吧，好在離着大管莊也不過六七十里路了，到大管莊回來的時候，我們可千萬不走這條道了，說着已到岔口，老驢夫拉驢奔了前進之路，正合了淑貞義菊的意思，那淑貞義菊騎在驢上，一邊走，一邊躊躇「三津女」這三個字，我們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三個驢夫怕吃人命官司，催着那驢兒走的特別的快，天到辰時，約摸走出四十餘里路程，却連一個人也未曾遇見，這時五個人腹中，都是腸鳴轆轤，餓的難受，但是一眼看去，仍不見村莊，這時烈日蒸空，曬人欲死，真個人困驢乏，一点也不能行走了，老驢

夫首先說道，我這時又饑又渴，日頭又這般的毒，實在走不得了，驢子也滿身放了汗，二位小姐下來，歇一會兒再走，也讓這驢子落落汗。義菊道，我們這時却已餓的不得了了，依我說我們還是急忙趕路，趕到村莊上了，大家買些吃喝，老驢夫道，我上了幾歲年紀，實在不能和妳們相比，要不妳們先走，我在這裏歇一歇再追趕妳們，義菊一看那老驢夫實在的不能走了，遂向淑貞道，要不我們下去歇一歇再走吧，淑貞道，歇一歇就歇一歇，說着驢夫將驢拉住，淑貞和義菊相繼下來，找一塊大山石影兒，坐下來歇息，山風嗖嗖，十分涼爽，淑貞義菊剛坐穩，却聽山頭上，有童子歌道：

「太陽出在東海頭，爹爹教我來放牛，今日放，明日放，放的牛兒肥又胖。爹爹看見笑嘻嘻，娘親看見贊兒郎，不作官，不經商，每日山頭來乘涼，笑他名利奔波死，我却將個情兒放心上。……」

淑貞小姐不等那童子歌完，向義菊道，姐姐聽見了沒有？你聽他說什麼？笑他名利奔波死，我却將個情兒放心上。義菊擺手道，妹妹別言語，你聽，妳往下聽，更有意思，淑貞小姐真個止住話音，側耳靜聽，聽了多時，却聽不見了，義菊埋怨道，後邊這幾句好的很呢，你偏說話，沒有聽清，又等了一時，仍然聽不見了，原來那童子是由此山頭路過，這時已不知走向那個涼爽地方去了，淑貞義菊歇了一時，但覺腹內飢餓難當，便吩咐備驢前行，老驢夫歇了這一時，也緩過氣兒來了，因為肚裏飢餓，慌着趕到村店好買

些吃的，因此等淑貞義菊上了驢，便和那兩個驢夫催驢前進，天到午刻，到了一個村莊，大家打尖用飯，各自飽餐一頓，騎驢前進，天到過午已經到了大管莊，淑貞觀看這大管莊的外景，垂柳環村，青綠濃蔭，雖然是些平房，看到也整齊，她這時心裏，不由的回憶夢中的大管莊，却和這個地方不同，夢中的大管莊淨是新蓋的洋式樓房，這大管莊却連一座洋樓也看不見，淑貞小姐心裏不由的納悶，自言自語的道，這莊不知是不是俊生的家鄉，要是俊生的家鄉，我們這時進了村，問着他的家門，我和義菊進去，要正趕上俊生在家，一見面俊生他不知要怎樣驚喜呢，淑貞小姐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當初被安國勳欺騙，給了俊生那麼一封信，這時俊生要見了我，要是忌恨我的過處，他再不肯見我，這便如何是好？淑貞小姐又自言自語的道，能不能絕不能，俊生的性情是溫柔的，他絕不會忌恨人的，就是從前恨我，這時他見我來了，他就不恨我了，但是，他這時是否在家，還是到親戚家去，或者到野外去散步去，他家裏人要說這時不在家，等一時再來吧，我們可在那裏歇息呢，淑貞小姐又一想，能不能，我們不遠千里而來，就是俊生這時沒在家，他的父母也不能就將我們推出來，況且俊生的性子那般溫柔，想他父親母親一定也是慈祥長者，見了我們，一定要，親熱熱的招待，只要有人把我們領進了他的家，那便好辦了，就打他父母不招待我們，他的嫂嫂絕不能也不招待我們，就打他嫂嫂也不招待我們，最後還有美玉呢，別人不招待可以，想美玉她萬萬不能不招

待我們，只怕俊生還在外埠，並未回來，這倒是個問題呢，淑貞小姐又自想道，崔秀梅既說俊生繞道回老家了，想是一定在家，俗語說的好，無風樹不動，俊生要是沒有繞道回家，崔秀梅怎麼好好的說俊生繞道回家了呢，想來俊生這時一定在家，淑貞小姐心裏這樣來回想着，已經來到大管莊村東口了，義菊在後邊叫道，貞妹妹快進莊了，我們下來，打打身上的塵土吧，淑貞小姐聞聽義菊這話，心裏忽然想起，自己那夢裏，到了管莊村邊上，那腳夫住了車，教自己箆身上的土，這時聽義菊招呼她下來箆身上的塵土，却又和夢中的情景相似，淑貞小姐心裏想着，已經下了驢，和義菊互相打了打身上的土，各自拿手帕乾擦了擦面，淑貞向義菊道，我們歇一歇再進村呢，這時就進村呢，義菊小姐是個性急的人，前文早已表過，這時那肯在村邊上休息，便道，好容易來到了，怎麼還不馬上到他家，在這村口上歇息個什麼勁兒，走走，我們也不要騎驢了，步行進莊，快去打問俊生的家宅，坐落那裏，我見俊生不見俊生倒是小事，我倒要先見見萬美玉到底是怎樣的愛人，她要果然和我說得上來，我和她在一個房裏住幾宵，勸她跟我們到故都去，住在我家，一塊兒玩耍起來，多麼有意思，這時淑貞小姐有淑貞小姐的心事，義菊小姐有義菊小姐的心事，因此催驢進了東村口，淑貞義菊各自抬頭觀看，就見這條街上，人煙稠密，只因天氣熱，每個門洞裏，却坐一些婦女，有繡花的，有納鞋底，也有那七八歲的小姑娘，正在學拿針，縫扣盤兒玩，見了淑貞和義菊這樣兩個穿長

衫的女學生，各現驚異的樣子，都放下手中活計，站在門洞裏往外瞧。這時淑貞和義菊不知俊生的家坐落在那裏，那淑貞小姐這時却有了精神，走到路北一家門口，見那門口有三五個婦女在那裏作活計，走向前說道，勞駕您，淑貞小姐這一個「勞駕您」，却將那三五個婦女都勞駕住了，面面相覷，誰也不解誰說的是什麼，淑貞小姐又道，「藉光作伴」，那三五個婦女聽了，仍然不解，淑貞小姐急的沒法，正當這時，門西邊有個碾子，那碾子上邊，坐着兩個白髮老者，見淑貞小姐動問，便下了碾子，走了過來，說道，姑娘你找誰吶，你問我吧，她們不曉得。淑貞小姐見那老者面帶忠厚，說話和氣，便含笑說道，請問老人家，這大管莊上有個管俊生，在外邊作事，他家坐落在那裏？那老者聽了，捻着白鬚鬚，想了半晌，却向那三五個婦女說道，你們知道咱村裏有個管俊生住在那裏，那三五個婦女，各自想了一時，都道莫聽說有個管俊生呢，那老者向淑貞小姐道；姑娘妳問的這人，有多大年紀？淑貞小姐道，今年不到二十歲，那老者聽了，笑道，怪道我不曉得呢，我對於下邊這一把子年輕人都認不很清，姑娘妳曉得他家大人的名子嗎，淑貞小姐遂提出俊生父親的名子，那老者聽了，揚着頭想了多時，手撕銀髯不慌不忙的向淑貞小姐說出幾句話，不因老者這幾句話有分教，大管莊良伴分手，豹子嶺熱心人遇難，正是：見解不同走兩路。孤志獨行惹禍苗，畢竟那老者說的是那幾句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賓歡主樂四美同床 戀戀不捨割愛相贈

却說張義菊女士，因爲性情好動，一時高興，竟陪着大小姐李淑貞不遠千里來訪俊生，豹子嶺前幾乎死在強賊鎗下，兄弟店裏幾乎亡命兇婦之手，一路上忍餓忍渴，受盡苦處，這日過午時分，進了大管莊，義菊女士見這大管莊人烟稠密，房舍齊整，雖然是鄉僻之地，倒也不見頹廢，心裏暗道，不想這個莊子上，竟出了一個管俊生，在平津兩地，大名鼎鼎，提起來誰人不知，誰人不曉，一位李素芳小姐爲他跋涉風塵，而今不知到那裏去了。這裏又來了一個李淑貞，不遠千里而來，却不知俊生這時是否在家。要是在家，見了我們，不知要怎樣歡喜，我雖然沒和他說過話，料他這時見了我，也不能冷待，義菊站在街心，見淑貞向那老者問訊好半天，不見淑貞轉身回來，便急起來叫道：貞妹妹妳問明白了沒有？淑貞小姐一聽，扭頭說道，姐姐再等一等，那老者手撕着鬚鬚揚着頭想了半天，却不知俊生的家住在那裏，遂轉向和他奕棋的那個老者說道，二弟你知道管老住在那裏嗎？原來這時那個老者象棋走敗了，正在那裏想解圍之着，不曾聽見這個老者的話，仍然低頭靜思，不則一聲，這個老者又道二弟，你不用苦思了，那成了烈馬車的棋式，不容易破了。這裏有人問事，二弟可曾曉得，那老者聽了，方才轉回頭來，含笑說道，這盤輸了，兄長你說啥呀？這老者說道，二弟你可曉得咱村管老住在那節？那老者皺眉道，管老，有多大年歲？淑貞小姐道，五十餘歲，那老者道，沒有沒有，我們

莊上五十以上的老頭現在只有六位。除了我們哥兒兩個，一共還有四位那四位一個姓張，三個姓李，並沒有姓管的。這個我可曉得清楚，一點不差，淑貞小姐又問道：「但不知您老人家貴姓？那老者答道：『俺姓王，復又向這個老者說道：』兄長這位姑娘不是找你的嗎，咱這莊上，就是你一家姓管，咱六個人中，就是你一個人姓管，這老者急忙道：『不是不是，我的名子也不叫管老，淑貞小姐忙又問道：』敢問您老人家大名，老者說道：『姑娘不用問，你找的那人，絕不是我，姑娘剛才說的明白，是我那管老的令郎，管俊生來的，不怕姑娘笑話，我今年五十九歲，還沒兒子，只有兩個丫頭，這不是都在這裏學做針線哩，說着拿手指那門洞裏的幾個婦女，淑貞小姐定睛一看，見那幾個婦女中有兩個梳大辮子的姑娘，生的眉清目秀，十分愛人。這時義菊站在街心，久等不見淑貞過來，便又叫道，『妹妹，問明白了沒有？淑貞小姐一聽心理一動，心說這便如何是好。遂轉身說道：』姐姐這可如何是好，剛才這二位老人家都說不知道俊生的家，人家說這莊上沒有姓管的，就有這一家姓管，並不是俊生的家。張義菊聽了，也是無法。兩個人在街心裏。楞了多時，誰也沒辦法，後來還是張義菊說道：『妹妹，我們在這裏站着有什麼結果呢，我們到前邊再去問問，看看怎樣，淑貞小姐聽了，亦只好如此，遂抬手將三個驢夫叫來，吩咐往前走，淑貞小姐又向那老者告辭，一行五個人，沿着大管莊的大街，往前行走，淑貞和義菊邊走邊問。都說不曉得管俊生這麼個人，張義菊心裏暗道：『想這『管俊生』三個字，

在天津北平提起來，誰能不知，誰會不曉，不想管俊生是這本莊的人氏，本莊的人却倒不知這麼個管俊生，心裏不免納悶，一邊納着悶，一邊往西行走，這時淑貞小姐看見對面走來一個老者，拄着龍頭拐杖，胸前洒着大長的雪白鬚鬚，一走數搖頭，年邁蒼蒼的，行步維艱，淑貞小姐向前躬身問道：請問老人家可知這大管莊有個管老家住那裏麼？那老漢止步將淑貞小姐上下看了一遍說道，管老，此人有多年紀？淑貞小姐道：五十餘歲，那老漢想了多時才說道：我們莊上就有一家姓管的，住在村東口上，但是他可不叫管老，其餘敵莊上還是沒有姓管的了，姑娘妳從那裏來的，找姓管的有什麼事？淑貞小姐道：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和管老先生的令郎是朋友，現在我們學校裏放了暑假，一半遊歷，一半來看看他來，那老漢又想了想，點點頭，又問道，管老的令郎叫什麼名子吶？淑貞小姐道：名叫管俊生，那老漢又想了想，吸一口氣兒道：那就不對了，管維善膝下無兒，僅有二女……淑貞小姐剛才見這老丈問的底細，以爲這老丈知道俊生的家呢，及聽至老丈說管維善膝下無兒，僅有二女這句話，心裏早又如同抱冰似的了，義菊從旁插言道，請問老人家，這大管莊就有一家姓管的嗎？那老丈向義菊點頭道，是的，只一家姓管的，這個老漢曉得的清楚，義菊和淑貞聽了，相對發楞，那老丈說道，二位姑娘可以到村東口上管維善家問對不對，淑貞小姐道，我們剛才問過了，不對呢，那老丈聽了，拄着拐杖向東去了，這時淑貞義菊二人心中，真好似是萬丈高樓失足，揚子江中小

舟斷絳，心裏涼冰鎖着似的，站在街心，不知如何是好，那三個驢夫見客人尋人不着，也跟着失望，便道，我們在這裏楞着該當怎樣，還是到各處去問才是，淑貞和義菊聽了，亦只好如此，遂又往前行走，見人就問，却連一個知道的也沒有，這時他們一行五個人，已經由村東口問到村西口，由村西口問到村北口，又由村北口問到村南口來，却連一點頭緒也沒有，正在互相歎氣的當兒，却見那邊有個拉土的大車，趕了過來，那趕車的往這邊一看，高聲喚道，二小你怎麼來到這裏了？那年輕驢夫定睛一看，原來是本村的趙大，遂高聲應道，趙大哥你在這裏作活吶，太好了，我們這裏正犯難呢，說話時，那車已經來到近前，趙大將車站住，一看還有兩個女子，便道二小你從那來的吶？這二位客人，是來這村的嗎？那驢夫遂將自車站起身，送二姑娘的話說了一遍，說到這時，來到大管莊了，却沒有這麼個人，你看這麼辦呢？那趙大說道，這村裏就是我們掌櫃家姓管，其餘還是沒有姓管的，你們剛才又已經問過不對，這事……那趙大說到這裏，也很犯難，呆了一時說道，在這裏楞着，也不是辦法，走，你們和二位姑娘還到我們掌櫃家去，歇息歇息，再慢慢的打問吧，淑貞和義菊聽了，只好隨着那趙大的車，又折回村東口來，淑貞和義菊遠遠地看見那路北的碾子左右，圍了許多多少男長女，見她們又回來了，一個個指手畫腳的不知說些什麼，那趙大將車站住，走向人羣，向剛才和淑貞小姐說話的那個老者笑道：老掌櫃的……：……：……：……：……：……：那老者不等趙大說話，先自問

道：趙大你認識這二位姑娘嗎？趙大陪笑說道：我倒不認識這兩位姑娘，那個牽驢的是我的鄉親，現在送客人到這裏，客人尋人不着，現在天已將黑，咱這莊上又沒有店，我見她們在村南口上打旋盤，便把她們領了來，教二位姑娘在掌櫃家裏住一夜，教吾的鄉親和那兩個夥伴和吾住在牲口屋裏，明天她們要是再找不着人，便起身回去，不是吾趙大多事，實在是有吾的鄉親，沒有法子。那老者聽了，大笑說道：在咱家裏借宿一宵，這有什麼關係，還提什麼鄉親不鄉親，乾媽媽快去領二位姑娘到咱家去，就見門洞裏走出一個四十餘歲的老嫗，看那面色，很是忠厚，將淑貞和義菊領了進去，那老者吩咐將驢子由車門裏牽進去，這時那門洞裏坐着裏那兩個梳辮子的姑娘，見她父親將那兩個闊小姐讓到自己家來，兩個人很是歡喜，便收拾了活計，也跟了進來，淑貞和義菊進了宅院一看，見這所院子，是一所四合房，那老者向老嫗道，妳將二位姑娘領到後邊了頭她們房裏去吧，說着扭頭一看，見自己的兩個女兒，都端了活計蒲羅兒，跟了進來，老者見了笑着說道：妳姊妹倆不作活，也跟了來作什麼？那兩個姑娘道，有了客人，俺們不作活了，說着已經入了後院，淑貞和義菊見這所院子，也是一所四合房，却是方磚砌的院子，這院裏十分淨潔，北上房門外，擺了兩行草花，看着也很幽雅，老嫗來在北上房門口，高啟簾籠，淑貞和義菊走了進去，那兩個姑娘也跟了進來，義菊笑問老者道：請問您老人家，這兩個姑娘是您的什麼人，那老者笑嘻嘻的答道，我今年五十九歲了，膝下無

兒，就是她們姐兒兩個，都是很傻，不懂什麼禮節，義菊細看這兩個姑娘，眉清目秀，十分愛人，便笑問道，兩個姐姐多大年紀了？那兩個姑娘聽了，粉臉兒都紅暈起來，誰也不說，老者笑道，聽是不是，妳們又才不敢說話了，我打算教妳們倆替我待客呢，義菊和淑貞見這老者話裏行間，完全將愛惜女兒的真情表露出來，益信這老者是個忠厚長者，這時那兩個姑娘，將活計蒲蘿放下，一個忙着給打洗臉水，一個忙着換茶去湖水，老者撕着鬚鬚笑威威的站在屋地上，那個年長一點的姑娘將洗臉水打來，笑向淑貞和義菊道，二位小姐，請一個先洗，洗完了，俺再去打一盆來，淑貞和義菊看了，很不好意思，便笑道：姐姐受累了，我們倆這一盆水就可以了，說着淑貞和義菊各自擦了面，那姑娘見淑貞和義菊洗完了，慌忙將盆端出去，呆了一時又進來，那老者笑道：大姐姐妳和二姐姐替我陪客，我去教她們帮着奶媽給做飯去，義菊和淑貞聽了，忙的攔道，您老人家千萬別費心，我們行李裏有買的食品，那大姑娘笑道：二位小姐來到俺家了，那還能不吃俺家的飯呢，妳們坐下吧，俺妹妹快沏茶來了，說着聽外邊有脚步聲音，老者就式一掀簾籠，那二姐姐提了壺進來，老者很得意的往前邊去了，兩個姑娘說來真是愛人，話語不多，殷勤伺候淑貞義菊，那淑貞和義菊問他姐倆話，都是含笑不語，不多一時，老嫗端上飯來，姐兒兩個陪着淑貞義菊吃過晚飯，老者又過來看了看，見淑貞他們的行李，都已弄進來，只說了一句，二位姑娘多包涵點，今天夜裏就和兩個丫頭在這一個

炕上安息吧，別的房裏，素日不住人，怕蚊子多，淑貞和義菊見這一家人，實在和氣可親。心裏竟將一路之上的艱難忘掉。喝了一時茶，淑貞和義菊都已疲倦，便想歇息，兩個姐姐將那大炕，掃了又掃，才向淑貞和義菊道：二位小姐走了一天，大概很困了，可以早些躺下歇息，淑貞和義菊聽了，心裏自然高興，想起昨夜那種情形，和這時一比，真有天壤之別，那兩個姑娘等淑貞和義菊躺好了，便將燈息滅，那大姐姐在義菊身邊躺下，那二姐姐在淑貞身邊躺下，那兩個姑娘躺下就睡，也不說話，義菊和淑貞疲乏已極，不多一時，都入了夢鄉，淑貞小姐剛一朦朧，就見一女人，舌頭吐出大長，頭髮蓬亂，看着好不嚇人，又細一看，這人還是認識，不是別人，正是張春芳，淑貞小姐在夢裏說道：春芳妳這是怎麼了？就聽春芳厲聲說道：李淑貞妳還我命來，淑貞小姐一邊打哆嗦，一邊說道：怎麼妳教我還妳的命，這是什麼原因，就見春芳說道：妳將安國勳的寶瓶摔碎，我無顏再見姓安的，便上吊死了，這寶瓶原是妳持的，妳不還我的命，我誰還我的命？淑貞小姐這時已嚇的魂不附體，哆嗦成一團，却將二姐姐驚醒，慌忙推了推淑貞道：小姐妳怎麼了，小姐妳怎麼了，嚇了滿身涼汗，回憶適才這夢，又害怕又奇怪，一閉眼又好像是張春芳作着怪狀站在面前，心裏一害怕，急忙抱住了人家二姐姐，二姐姐覺着她全身戰慄，不知是什麼原因，便道：小姐妳是有了病嗎，要是有了病，可以起來去請先生看看，淑貞道，不是不是，是我剛才做了一個害怕的夢，說着也

不嫌熱，便摟着二姐姐又睡去了，翌日醒來，睜眼一看，見二姐姐還伏在自己懷裏呼呼作睡，再看那邊，却見那大姐姐一條玉腿搭在義菊身上，看着十分儂褻，心裏不由的一動，想起春芳給自己看的那寶瓶，裏邊一對一對赤條條的和這樣差不多，淑貞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夜裏夢見春芳，向自己要命，她說她已經死了，是因爲自己將安國勳的寶瓶給摔碎了，她無顏再見姓安的，便上吊死了，淑貞小姐縮在炕上，心裏思想夢中情形，不免奇怪起來，心說我做夢，常常的靈驗，莫不是張春芳真個上吊死了不成，淑貞小姐正在思想，却見義菊猛的一翻身，大叫一聲起來，却將那大姐姐驚醒，大姐姐一來看，急忙蓋了被單，淑貞問義菊道：姐姐妳怎麼了？義菊這時已經睜開眼，怔怔的望着淑貞。多時不則一聲。淑貞小姐急道：姐姐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發楞？義菊反回頭來望着那大姐姐笑道：剛才把我嚇壞了。大姐姐道：小姐我把妳嚇壞了嗎？義菊道：不是不是，說着扭回頭來，向淑貞道，剛才我看見張春芳吐着舌頭瞪着眼，頭髮蓬亂，她向我說，她已經上吊死了，是妳逼死她的，語罷痛哭不止，我說妳別胡鬧了，妳活的好好的，怎麼上起吊來了，……我的話沒說完，春芳却拿着一條繩子，來套我的脖項，生生把我嚇醒了，正說着話，那二姐姐呀的一聲，驚嚇而，大姐姐見她妹妹這樣慌忙過來，問道，妹妹怎麼了，妹妹怎麼了？那二姐姐睜開眼看這個，看看那個，和傻了也似，淑貞心裏明白，不用問，也是看見什麼了，那大姐姐十分疼她的妹妹，將她妹妹抱在懷

裏問道：妹妹妳也看見什麼東西了嗎？二姐姐呆了一時道：剛才俺看見一個女人，披頭散髮，吐着舌頭瞪着眼睛，她說她是冤鬼，來這裏訪朋友的，說着便拿繩子來套俺，淑貞道，那女人什麼長像，多大年紀，二姐姐道：是個鴨蛋臉，也是留着像妳們這樣的頭，淑貞聽了，遂向義菊道：昨夜我也夢見她了，她也是說她上了吊了，妳說這不是奇怪事嗎？我想春芳她好好的，絕不能上吊，那大姐姐笑道：這太奇怪了，咱們四個人在一個炕上睡覺，妳們三個人，都看見了，怎麼就俺沒看見呢？淑貞和義菊聽了，也是奇怪，說着話四個人穿齊衣服，下了炕，洗嗽完畢，那老者笑嘻嘻的進來，向淑貞和義菊道：昨夜我因二位姑娘行路勞乏，所以也沒和二位姑娘談話，不知二位姑娘昨天是從那來的，俺們莊上沒有二位姑娘找的這人，不知二位姑娘還是回去，可是怎麼？淑貞看着義菊道：我們昨天是由大道上來的，貴莊上既是沒有管俊生，我們今天便回去了，那老者笑道：昨天夜裏，又派人到莊上問了個底細，敝村實在沒有這麼個人，二位姑娘這話可真不容易呢，那老者只說了這幾句話，便又去了，不大一時，老嫗端上飯來，大姐和二姐姐陪着淑貞義菊吃了一些，飯罷，淑貞和義菊又親自到街上問了一遍，仍然不知俊生這麼個人，她們兩個人，只好回來，向老者告辭，那老者也不攔阻，只是笑着吩咐趙大幫着驢夫備驢，工夫不大，將驢備妥，淑貞和義菊便要告辭，那大姐姐和二姐姐却好像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但也不能強留，那大姐姐拿着一塊粉筆，問明淑貞她們的

通信處，却寫在那北上房的磚牆上，老者和他兩個女兒將淑貞義菊送了出來，這時三個驢夫和那趙大却站在門前等候，見淑貞和義菊出來，那趙大向前說道：二位小姐包涵一些，我的鄉親現在不回去了，着他們夥計倆送你們回去哩，義菊道：那如何成，我們的行李怎麼帶呀，那趙大陪笑說話，三頭驢都還回去，就是我的鄉親一個人不回去了，義菊聽了，看看淑貞。淑貞不言語，義菊道：有三頭驢就可以。少一個人多一個人倒沒有什麼關係，說着那老者便請他們倆上驢，義菊道：老人家請回去吧，說着一眼看見大姐姐二姐姐姊妹兩人，眼圈都紅了，好像要哭的樣子，義菊一看這姊妹兩個這般熱情，心說這番不遠千里而來，沒有見得俊生美玉，倒見了這麼姊妹兩個，剛才那大姐姐拿粉筆將我們的通信處寫在牆上，看她寫的雖然不工，倒是識字不少，我們怎麼倒不給人家留一點紀念物呢。義菊想到這裏，遂低聲向淑貞道：貞妹妹你看人家姊妹倆對待我們這樣好，我們這時臨走，難道說不給留下點紀念物品嗎，淑貞小姐一聽義菊這話，如大夢方醒，心說是呀，我們和人家一不粘親，二不是故，人家父女對待我們這般好，我們若不給留下點紀念物品，真是太對不住人了，心裏這樣一想，遂向義菊道：虧姊妹想起來。我們給人家留下什麼物品作紀念呢？義菊道：我們出門在外，隨身都沒帶着什麼希奇物品，昨天晚上大姐姐拿着我這枝自來水筆，把玩了多時，看她那意思倒很喜歡我這枝自來水筆，不若我就將這自來水筆送給大姐姐吧，淑貞道：那麼我拿什麼送人家呢？義菊道：索性咱

們回去之後，每人另花十幾元錢再買一枝，妳也將妳這枝水筆送給二姐姐不好嗎，義菊說着，竟將淑貞的水筆，也摘在手裏，淑貞忙道：「不可不可，我送她們別的物品吧，義菊道：她們兩人每人一枝水筆，物品都是一樣，顯着咱們沒薄沒厚，妳別的身上還有什麼物品可送人，淑貞道：這枝自來水筆是俊生送給我的，我不該拿他的東西轉送人。」義菊道：「這有什麼關係，俊生他既是送給妳了，他還管妳送人嗎？這個沒有關係。」張義菊是個直心人，她不想這筆是淑貞小姐心上的物品，她拿着那筆，轉回身來，向大姐姐和二姐姐道：「我們現在臨走，沒有什麼值錢的物品給妹妹，這是我們倆手用的兩枝水筆，給妳們倆留下，作個紀念，日後如能見面更好了。如不能見面便拿起此筆看看。」也就算見了我們兩人，她姊妹看了，一邊擦着熱淚，一邊就將兩枝水筆接了過去。不因此一番有分教，摩登花書中，又添一雙美女，李淑貞心上，平添兩個仇敵，畢竟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見仁見智分道揚鑠 想前想後一路狐疑

却說義菊將自己和淑貞的自來水筆，給了那管家姊妹，便別了管家人等，跟着驢子出了大營莊村東口，往前行走，走了約有三里之遙，已經來到兩條路口，一條是來的時候走的那條小路，一條便是通車站的那條大路，老驢夫向義菊和淑貞道：「二位小姐，我們回

去，多走兩日，從這大道上回去，倒平安些，張義菊女士不等淑貞小姐說話，首先說道：不成不成，還須由小路上回去，淑貞笑道：姐姐別鬥趣了，說着向那驢夫道：走走，由大道上走，驢夫聽了，便牽驢入了大道：義菊急起來道：站住站住，驢夫聽了，不知是什麼事，便拉驢站住。義菊向淑貞道：貞妹妹妳沒見着俊生，真個就糊迷了嗎？淑貞道：我怎麼糊迷？義菊道：妹妹妳忘了豹子嶺前，手電燈下邊的字箋嗎？那字箋上不是寫的明明白白人家三津女還在原處等我們嗎？淑貞笑道：姐姐妳誤會了，妳看三津女這字箋還在這裏，說着由衣兜裏將那三津女的字箋取出來，騎着驢便來給義菊，義菊一邊接過來，一邊說道：妹妹妳看這不是寫的明明白白：

二位女士

今午豹子嶺前。囑由原路折回。以免危險。二位女士不聽我言。致有兄弟店之危難。幸我因事路經此處。得救性命。否則豈不死於兇婦之手。我與二位女士原不相識。故不愿意道及姓名。既蒙二位殷殷垂問。茲僅將別名書此「三津女」。數日後。原處相逢。再道平生可也。謹此祝

二位旅安

三津女謹書

義菊將字箋念完，向淑貞道：這字箋寫的够多明白，仍在原處相逢，妹妹妳想原處是那裏？不是兄弟店，便是豹子嶺，人家救過我們的性命，我們不能和人家失信，妹妹妳可

別以爲兄弟店裏有三條人命，豹子嶺前有兩具死屍，怕打人命官司，就忘了人家救命大恩，不去相見，這個不是我們這有義氣的人作的事，淑貞笑道：「姐姐完全誤會了，我所以主張由大道上走，也是爲路上免掉麻煩。早日到達車站，以便和那三津女相會，義菊道：「妹妹妳這話就錯了：人家三津女字箋上寫的明明白白，教我們原處相會。那車站又不是原會之地，我們到車站去和誰相會？淑貞笑道：「姐姐妳忘記我們住在車站鐵路飯店，那樓上十五號，不是住着一位李小姐嗎？那天我們由外邊回去，一進門不是看見一匹白馬，那老頭贊那馬是千里馬。姐姐說：「什麼千里馬萬里馬，只不過是草料充足。肥胖而已，我看那馬，倒似那天豹子嶺前救我們性命的那女子騎的那匹馬，這三津女大概就是鐵路飯店樓上十五號的李小姐，三津女是他的化名，他字箋上寫明和我們原處相會，我想這原處一定就是鐵路飯店無疑，論說李淑貞這話，說的不爲無理？無奈張義菊是個直心人，她心理從不會拐彎的，她見三津女字箋上，寫着原處相會，所謂原處當然不是豹子嶺前，便是兄弟店內，在鐵路飯店既未和那三津女談話，又未和那李小姐見面，和字箋上的語氣比正，萬萬不對，遂不聽淑貞之言，一味捏死禮，非從原來小道上走不可，淑貞小姐怎樣說，她也是不聽，結果淑貞無奈，便道：「姐姐並不是我怕打人命官司，不肯由小路上走，皆因三津女救過我們的性命，人家既約我們相會。我們萬萬不能錯過。因此我主張由大道上平平安安的回，雖然遠，可以起早趕晚，每日多走幾十里路有了，要

從原來小道上回去，我們吃人命官司倒是小事，不能和救命的恩人相會，倒是要緊，義菊道：妹妹妳這話越法錯了，妹妹既是打算早和三津女見面，爲什麼放着一百多里的近便小道不走，偏去走那三百里的遙遠路途，何況那鐵路飯店的李小姐，是不是三津女還在未定呢，淑貞道：我敢斷定，那李小姐便是三津女，三津女便是李小姐，義菊道：妹妹連那李小姐的一個影子也沒看見，妳就敢斷定李小姐就是三津女，三津女就是李小姐，我們看見的三津女，是粉臉桃腮，嫵媚備至，那李小姐誰敢斷定不是一個又黑又麻的女子，妹妹妳的心，總是這般多瞎猜疑人，這個事也是可以瞎猜的嗎，況且就打那鐵路飯店的李小姐就是三津女，那麼我們從原來的小道上走，也可以近便許多，淑貞道：俗語說的好，不怕慢就怕站，這小道上，明明擺着五條人命，我們現在走去，十成倒有八九要吃人命官司的，義菊冷笑道：妹妹未免多慮，據我想那賊人的死屍。早經那三津女想法弄走了，不然。她不能留字箋給我們到原處相會。就打那死屍無人挪動，我們走到那裏，也不能就那般巧。偏偏我們走到那裏，就有官役在那裏拿兇手。就打那般巧，我們也走到那裏了，官役也正在捕兇手，他見了我們這樣兩個懦弱女子，和兩個老小驢夫，也不能就當兇手的捕去，就打官役瞎眼，把我們捕了去，他說我們殺人有什麼憑據？淑貞接過來道：現有我們的破衣服扔在那裏，那不是憑據嗎？義菊道：破衣服那有什麼關係，那是我們被害的憑據，並不是我們殺人的憑據，淑貞道：能打明夥盜

案，不打人命牽連，又道是：有錯拿的，沒有錯放的，我們一旦被拿到當官，去打幾個月
的掛誣官司，誤了上學，倒是小事，怎麼再見三津女呀，義菊道：妹妹是律師的小姐，
說出話來，總是官司長官司短，簡直我有点不耐聽，妳是走小道不走小道吧？妳要走。我
們就一塊由小道上走，妳要是怕打官司，索性咱們倆一個走小道，一個走大道，到車站
鐵路飯店見面，也倒不錯，妹妹妳以爲如何，淑貞道：妳又犯了脾氣，我說妳也是不聽
，索性妳就走妳的小道，我就走我的大道吧，義菊聽了笑道：很好，說着便催老驢夫牽
驢走小道，那驢夫道：小姐我勸妳還是走這大道吧，別走那小道了，那小道上明明擺着
是非，我們躲還躲不轉呢，怎麼反倒去找呢，不是我不服從客人的命令，這條小道實實
的走不得，義菊道：你得，你送李小姐吧，着他給我牽驢好了，那個驢夫聽了，急忙說
道：並不是我攔小姐的高興，這條小道上，明擺着五條人命官司，我們前去，不是粉蛾
撲火，自招倒霉嗎，義菊聽了，大怒說道：李小姐的命貴重，看不出你們這窮驢夫的命
也值重起來，我張義菊的命不值錢，不怕吃這五條人命的官司，我個人走去，說着把那
纜繩一拉，便驅驢奔小道上來，那驢夫看了，高聲說道：小姐小姐，這驢是我們夥伴的
，人家託我們給送回他家，小姐妳騎了去，我們怎麼交待人家二小家裏呀，義菊一聽，
心說真是可氣，便道：想這一頭小小毛驢，能值幾何？說着由腰裏取出小皮夾，向那驢
夫說道：他這驢按市價能值多少錢？驢夫道：二小他這驢是十八塊錢買的，現在雖則老

了，還值十二三元錢，義菊道：給給，給你十八元錢，交與他家，這頭驢算我買了，說着由皮夾裏取出三張五元的中國銀行的鈔票，又擇出三張交通銀行一元的鈔票，交給那驢夫，那驢夫接過來讓那老驢夫看，老驢夫將鈔票向着太陽照了又照，看了又看，擺弄多時才道：我也認不很清，大概不差，車站上買票都是這種鈔票，倒是好花，義菊道：看好了，好好的帶起來吧，說着又向淑貞笑道：貞妹妹車站再見，語畢，將那驢子一打，竟奔小道走下去了。淑貞在驢上，楞了足有二十分鐘的工夫，見張義菊騎着那驢入了山溝。轉眼的工夫，看不見張義菊的影子了，老驢夫道：小姐我們走吧，但望她一路平安，不生差錯，說着把小鞭兒一搖，拉着驢子順着大道走了下來，這條大道乃是通車站的正道，所以這條道上，往來客商，絡繹不絕，淑貞小姐騎在驢上，撐起洋傘，遮着太陽，往前行走，一邊走，心裏一邊想起，這番爲了尋找俊生，受了這許多苦楚，在豹子嶺前，幾乎喪命強人之手，兄弟店裏，差一點死在兇婦刀下，挨餓忍飢，担驚害怕，提心吊胆，寢食不安，現在因與義菊口角，竟至分道揚鏢，數年同窗好友，竟因此發生意見，結果呢，還沒有見着俊生，想來這一蹶，可真是冤枉到底了，淑貞她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那管家姊妹，那大姐姐二姐姐長的都是那般愛人，她們倆穿的雖是土布衣服，可是她們的肉皮，都細膩異常，並不粗糙，她們姊妹倆那一副端正的像貌，將來一定幸福無窮，況且書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她們姊妹倆對待我們的熱情，真教我們心不落忍，應當怎

樣感激她們倆人，像這樣體貼溫和的女子，天底下能有多少？唉！我李淑貞一項性情乖僻，自己明知這樣不好，但是永改不了，真個是，泰山可移，秉性難改，上天爲什麼不給我一副和氣性情，偏給我這樣一副乖僻性情呢，真是上天造人，也有偏心，淑貞想到這裏，又自言自語的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性情原是受自己支配的，自己讓它和氣，便能和氣，自己要教它乖僻，它還能不乖僻嗎，那大姐姐二姐姐說話總是帶着笑容，無論說什麼話，也是細聲細氣的，就這一点我李淑貞也辦不到，淑貞想到這裏，又自搖搖頭，自笑道：她們那種整日面含笑意的表情，別說我李淑貞辦不來，就是義菊春芳以及崔秀梅等，她們也辦不來，看起來整日面帶笑意，教人可愛的人，是上天特賜她的優點，並不是人人可能的，淑貞想到這裏，便又想起俊生來，想俊生他倒是個有志氣的青年，他的一副面容，却也是整日含笑，我和他在一塊二三年的工夫，却沒看見他動過怒，總是面含笑意，有一種說不盡的溫存，我所見的人，整日面帶笑意的，女的要算是這管家姊妹，男的就是俊生一人，難道她們心裏總是快樂，一點不順心的事兒也沒有不成？淑貞想到這裏，忽然想起今晨那二姐姐由夢中驚醒的樣兒，她那一種嬌恐狀態，真教人不知怎樣的愛她，怎樣的憐她，淑貞猛的又想起夜晚自己做的那夢，夢見張春芳披頭散髮，吐着舌頭，瞪着眼的，那一種狀態，實在嚇人，她說她因爲我將姓安的寶瓶摔碎，她無顏再見姓安的，因此上吊死了，這事莫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這番回去，見了衆

同學，可怎樣自解呢？淑貞想到這裏，又自搖搖頭，在臚上自言自語的道：我的腦筋未免太幼稚了，這原是做夢，怎能成爲真的，若果然做夢靈驗，那麼我在家裏的時候，曾在夢裏到了大管莊。找着了俊生的住宅，並且還看見了俊生的嫂嫂。和俊生的美玉，怎麼我這番到了大管莊，不用說見着俊生的嫂嫂，和他的妻美玉，連他的家都沒有看見呢，看起來，這做夢完全是瞎想，一點靈驗也沒有，淑貞想到這裏，却又想起今年春天，自己做夢，夢見俊生住在一家旅館裏，我便請假到各旅舍裏去找，他果然在旅館，那夢我至今還記的真真切切，事實是這樣的，怎能不說做夢靈驗呢，但是我在末起身的時候做的那夢，怎麼就不靈驗呢，那夢我至今也還記的真真切切，我到俊生家裏，除見了俊生父母之外，又看見俊生的嫂嫂，和美玉，她們倆人，都是一般的歡迎我，都很殷勤的招待我，又是給我打臉水，又是給我簪身上的土，她們倆在夢裏待我的情形，至今我還記的清清楚楚，怎麼這夢就不靈呢，那夢裏我雖然沒有看見俊生，倒是見了他嫂嫂和美玉了，這番我不遠千里真到了大管莊，却連他的家都沒看見，不用說是他嫂嫂和他的妻美玉了，淑貞想到這裏，心裏一動，暗道：噯，這夢有點相似，我那夢裏夢見俊生的嫂嫂和美玉，和我特別要好，這番我們住在人家管家，那大姐姐二姐姐不是也和我們特別要好嗎？又一想夢中俊生的父親，是個忠厚長者，這位管老先生，何嘗不是一位忠厚長者。但是我夢中曾看見俊生的母親，在她們家裏，却沒看老太太，那大姐姐說，她

母親昨天上午去她姥姥家了。看起來這夢，詳細的比較起來，却不很相符，但是大概比起來，倒也有些相仿。淑貞想到這裏，心裏很是奇異，却又想起昨夜夢見張春芳向自己要命，天到亮時，將義菊驚醒，又將那二姐姐驚醒，看來自己昨夜這夢，倒怕是見諸事實，再一想我那天對待人家春芳那種表形，也真有點難爲情，她果然回去一想我給她弄的這難看，心裏一時發窄，竟自縊身死也是有的，若果然是這樣，我這番回去……淑貞心裏又一動，暗道：夢原本是大概。不准針縫相對，我昨夜那夢、大概是前天晚上，在兄弟店裏看見那三津女將那兇婦屍身，掛在肉架子上，腦子裏印下痕跡，因此昨夜我才做那樣凶夢，又一想不能不能。我做夢是因看見凶婦屍身而做，義菊也可以說是因此而做。但是那二姐姐可並沒有看見那屍身，看起來恐怕是春芳因無顏見人，自縊身死了，她的冤魂不散，找到大管莊，向我索命，也未可定。淑貞騎着驢，想到這裏，不覺身上冷森森的一陣，頭髮根子發直，就好像有什麼繞在左右也似，走了三五丈遠，才緩過勁來，淑貞心裏奇怪，暗道：莫不是張春芳，真吊死了不成？這時那兩個驢夫，跟着驢兒邊走邊說話，並不知騎驢的客人，這時心裏有這許多事情，那淑貞小姐一項疑心特大，所以她不論一件什麼事，總要在心裏，上來下去，翻來復去，不知要倒騰多少過兒，今天她獨自騎在驢身上，沿途上又沒有義菊和她說話了，她焉能不將這幾日以來，所遭所遇之事，翻復的想個過兒呢？並不是老書的筆下絮叨，實在是這位李淑貞李小姐的心中好自盤

旋過去未來之事，著者爲使看官們明瞭沿途之上，李淑貞獨自一人，騎在驢上，手裏打着洋傘，心裏却想着這許多的事情，看官們想大管莊到車站，走這條大道，乃有三百里之遙，就打他們起早趕晚，驢身加鞭，亦須三日工夫到達車站，這日她們催驢行走，遠遠的聽見鳴……一聲叫喚：李淑貞在驢上舉目觀看，就見一股兒白氣冒起多高，倒不是龍吟虎嘯，乃是火車由北往南開行，原來這時李淑貞騎驢自大管莊村東數里之遙，別了張義菊，一路行來，飢餓渴飲，曉行夜眠，這時已是起身的第三日了，夕陽將將銜山，照的那車站房屋，變成了黃金色彩，看着格外美麗，李淑貞心裏暗想：張義菊這時不知已經來到未曾，她這時要已平安在此，我們倆一見面。她一定要嬉笑我胆怯。又一想三津女約定在此相會，我這時到了鐵路飯店。見了三津女，和她細道苦衷。一訴平生，這雖雖然沒有見着俊生，倒也交了這樣一個頂天立地的女子，倒也算不枉此行，李淑貞想到這裏，恨不想立時一步邁進了鐵路飯店，到樓上十五號房間，推門進去，見那三津女，淑貞心裏如此，便將那驢催緊了許多，轉眼的工夫，已經來到鐵路飯店門前，驢夫拉住驢，淑貞棄鑷下馬，這時早有鐵路飯店的夥計，迎了出來，淑貞小姐迎頭就問那夥計道，樓上十五號住的李小姐可曾在屋？和我同伴的張小姐可曾回來？就見那夥計滿面堆笑的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俠女再鬧豹子嶺，義菊重陷絕生路，正是：交友交到底，救人救到家，危險路中同生死，幸福席上方是朋，畢竟那夥計說的甚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廿四回 驚惡夢淑貞匆返里 冒大險義菊深山遇虎

這回書緊接上回。上回書說的是張義菊李淑貞大管莊村東，見解互異，分道揚鏢，張義菊由小道上走去。暫且不表。且說李淑貞騎驢走了三日，平安到了車站，進了鐵路飯店，夥計將行李搬進來，李淑貞付過腳錢，向那夥計道：你們樓上十五號住的那位李小姐，現在可曾在屋嗎？那夥計聽了，却楞了起來。遲了多時才道：小姐您問的是那位李小姐嗎？淑貞道：樓上十五號住的那位李小姐，那夥計聽了，揚起頭想了多時，才道：小姐問的是十五號那位李小姐嗎，那位李小姐自那天晚上走了，就沒有回來，現在樓上十五號房裏住的是一位山西客人，淑貞道：是男的是女的？夥計陪笑道：是個布商客人，淑貞聽了，便知自己撲了空。三津女不在這裏。遂又問夥計和我同伴的那位張小姐可曾來到？夥計道：還沒有來到呢，淑貞聽了，好生悵惘，但亦無法，祇好隨着夥計上了樓，仍住在二十五號房裏，夥計打來臉水，淑貞擦過面，這時已是掌燈時候，夥計問淑貞小姐用什麼飯，淑貞道：隨便來兩樣菜，就可以了，夥計陪笑道：小姐妳是吃飯呀，還是吃花捲？淑貞道：吃花捲吧，夥計道：小姐要是吃花捲，來一個炒金絲，再來一個爆肉片可以嗎？淑貞小姐一聽這炒金絲爆肉片，不由的又想起那天晚上，在豹子嶺兄弟店裏，那婦人給做的那盤子炒肉豆芽來了，心裏暗道：她們那名目，叫的倒也好聽，淑貞想到這裏，不由的又想起那天夜裏種種恐怖事情，正在想着，夥計已將菜飯端來，淑貞看了看，倒是

一盤炒金絲，一盤爆肉片，花捲也是地道的頭號洋白麵，飽餐了一頓，嗽完口，擦過面，自己在房裏十分寂寞沒意思，便到飯店門口去站着，見那來往客商，忙忙碌碌，絡繹不絕於門，却看不見張義菊的影子。淑貞站了一時，便返院來，由前邊慢慢的轉到後邊，却也看不見那匹白馬了，回來走到那棵槐樹根裏，見那槐樹依然茂隆隆的長在那裏，那白馬却也不在此拴着了，淑貞小姐看了，不免興境物依然，人事已非之歎，她在院裏轉了一時，覺着也沒有多大意思，又上了樓，夥計慌忙將門開開，開了電門，問帶門去了，淑貞將汽水斟在杯子裏，喝了一口，覺得涼爽適口，便一氣將一瓶汽水喝完，因爲一路勞乏，便將門划好，將窗帘落下來，先脫去大褂，掛在衣架子上，來到床前，臉朝外坐在床沿上，將鞋脫掉，一轉身上了床，將小褂脫去，放在床前椅子上，兩手由腰裏將那白綢子腰帶解下來，她拿在手裏，兩



淑貞小姐吃茶，還是喝汽水，淑貞道：來兩瓶汽水放在這裏，你就不用照應了，夥計聽了，唯唯稱是，轉身不大工夫，將汽水拿來，放在桌子上，

隻杏眼，望着那腰帶出神，心裏不由的想起這條腰帶，還是今年春季，我和淑賢說着玩，淑貞她說她的腰帶破了，淨結死結。她非要我那條腰帶不可，我不給她。她的慳性上來，非要我那條不可，我不給她，她便哭起來，那天李媽跟着父母出去買衣料子去了，都沒在家，淑賢她踩着脚的哭個不了，越哭聲越越大。嘴裏還不住的說：非要我那腰帶不可，那時我恐怕她哭訴之言，被隣舍聽着，是什麼言語，便將我的腰帶解下來給了她，不想給了她，她仍然腰帶長腰帶短的哭個不止，我那時沒了法，便將俊生喚上樓，俊生進去，見二小姐哭的死去活來，便問是什麼事，我起初不便說，只說讓他央告央告二小姐，他便從沙發上，將二小姐拉起。問二小姐是怎麼回事。淑賢哭的上氣不接下氣，說不明白。俊生他問了多時，才聽明白個大概。又見我的腰帶搭在這邊這個沙發上，他便拿起來，向我道：這條腰帶是誰的？我那時不能言語說是我的，後來他看了看我，便知道是我的了，他便替二小姐繫在腰裏；然後才把二小姐的那條破的解下來，扔在床上，我故意的說道：她不要這破的，我就要它嗎？說着我故意的將嘴咕嘟起來，俊生見我生氣，便陪笑道：小姐妳別生氣，我有一條綢子腰帶，現在穿西服褲子不結它，我去拿來，給小姐，他說着咚咚……跑下樓去，不多一時，真個拿着一條白綢子腰帶進來，她走到床前，便送給我，淑貞小姐這時手裏拿着腰帶。思想起他和俊生的這一幕事兒。心裏覺着那時和俊生是多麼要好，到而今却弄到這般地步。淑貞小姐想到這裏。狠狠的歎一口氣，將

腰帶放在椅子上，隨將褲兒去了，便伸手來去那黃金色的襪帶，她將那襪帶拿在手裏，却又想起今年春季，那天他在樓下客廳裏，寫字玩，我坐在西頭辦公桌旁，見他放下筆，拿手將褲腿捲起多高，却伸進手去抓疵癢，我一眼看見她腿上的襪帶，黃的奪目，十分好看，我當時跑過去，合腰看他的襪帶，她不知我是什麼事，他說小姐找什麼，我说不找什麼，看你這襪帶倒很鮮豔，你在那裏買的？他笑道：小姐喜歡，等我出去的時候，給你買一副來，我說我不要你買，你告訴在那裏買的好了，他說在中原公司買的，當時我就坐車到中原公司去買，却沒有買得來，回來他還在那裏寫幻想詩的草字，我非教他和我去不可。他說小二出去了，家裏沒有人，我便把母親從樓上喚下來看門。我和他便又坐車到了中原公司去買，原來賣這帶的在東北角上，那地方很是背靜，怪不得我找不到呢，淑貞小姐想到這裏，心想那時我和俊生是多麼快樂，我每當從學校裏回來，和他說些閒話，玩些閒事，這時……，淑貞想到這裏，又長歎一聲，將那金黃色的襪帶放在那綢子腰帶上面，隨將褲兒脫掉，便將電燈撞滅，縮下身子覺着天氣太熱，便又將電燈撞開。重又坐起，將小衛生褂兒也脫了下來。不覺看見了自己胸前兩個乳峯，却又想起義菊那兩個乳峯。鼓繃繃的和兩個小胡蘆似的，比自己的約大三四倍。却不知這是什麼原因，義菊他比我也不過大三兩歲，怎麼她那個就那般大，我這個就這麼點，淑貞小姐一邊想着，一邊拿手撫摸她的乳峯，覺着一陣發癢，慌忙息燈縮下，她縮在床上，

心裏想了回事，因為身體勞累，便朦朧睡去，剛合眼不大工夫，就聽有人叫門，便問誰呀，門外人說，我呀，淑貞一聽是個女子聲音。那音聲很熟。一時想不起來，便將門開放，淑貞抬頭一看，見那女子滿面笑容，穿了一身特別衣服，那衣服就好像是梅蘭芳唱嫦娥奔月，那嫦娥穿的衣服相似，淑貞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同學，張春芳女士，淑貞一見春芳這樣打扮，十分驚異。便道春芳姊你何時來到這裏？怎麼穿這樣的衣服，手裏拿這個做甚？就見那張春芳張女士，將手中拂塵慢慢一揮，含笑說道：貞妹妹。那天晚上教妳吃驚，很對妳不起，那天是我剛剛自縊身死，因我無處投奔，心裏含怨，便到大管莊去向妳索命，想我的死，原是我自己死的，並不是妹妹將我逼死的，我焉能向妹妹索命，無奈那夜，我無處投奔，所以就在家管管家房裏，和妳們呆了一宵，天到明時，那屋裏的司門神，非攛我走不可。我便不走，他便要打我，我便藏在張義菊懷裏，那司門神仍然不肯罷休，竟將張義菊推翻身，去打我，我便跳過妳的身子，又藏在那管家二姐姐懷裏，那司門神仍然不放，又追到二姐姐身邊去打我，我實在無路可走了，便跪下向他求饒，他說我倒不是非和妳過不去不可，只皆因我是司門之神，現在天已大亮，值班諸神，都已按職上班，要被查見妳在這裏，我便要受責罰的，輕者罰俸減薪，重者就許撤職查辦，妳要替我設想，我見那司門神說的有理，便別了妹妹你們，出了管家，仍是無處投奔，走在一個山頭，便痛哭起來，我正在哭的慘悽之時，就聽有人說道：妳這冤

魂在此啼哭所爲何來？我抬頭一看，見一個白髮老者，站在我的面前，古貌古相，飄飄有出俗之概，他身後還有五個人，那五個人中三男二女，都帶着手銬腳鐐，看那樣像是犯罪之人，我看那老者，一定是有權的神仙，便向他磕頭不起，求他安插我，他問我爲什麼不在陽世讀書上進，走向這條路來，我據實說道：皆因我一時不檢，被人所欺，替那姓安的代送淫瓶，被妳將淫瓶捧碎，無顏見人，因此才尋短見，自縊身死，現在無處棲身，因此啼哭，求老人家大發善心，替我按插棲身之所，他將手中的簿子打開一看，隨向我笑道：既是這樣，妳跟我去吧，我聽了，千恩萬謝，便跟着那老人家往前走，我一邊走着，一邊問老人家後邊這男女五個人，是怎麼回事，老人家說：他們男女五個人，在前邊豹子嶺開設黑店，圖財害命，現在罪惡滿盈，被除惡仙女，結果了性命。他們五個冤魂，在豹子嶺不散。我今天由此路過，將他們這五個罪魁鎖了來，回去查辦，一邊說着，一邊往前行走，走到一個地方，青磚瓦舍，很是幽靜，老者將那男女五人，關在一個地牢裏，便領我到他家，見了老太太，那老太太很是慈祥疼人，她問明白了我的原委，她說我有志氣，是個好女子，原來她老倆膝下無兒無女，便收我做了她們的義女，我在那裏住了這兩日，每日要有成千成萬的人，去參見他老人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貧有富，有貴有賤，老的老至一百多歲，少的剛剛下生，貧的貧成赤背露肉，富的富到綢緞裹身，貴的貴到主席委員，賤的賤至娼門茶役，有的帶鎖帶銬，繩子綁去，有

的坐馬車乘汽車，耀舞揚威的前去，色色形形，好不熱鬧，我在他老人家那裏，剛剛住了兩日，世界上的各級人物，我差不多都見過了，今天我向義父母請假，特來這裏，見見妹妹，祝妹妹一路平安，前途光明，愛情專一，幸福無窮，淑貞聽了，剛要想說話，那張春芳却將拂塵一揮，笑威威的轉身要去，淑貞慌忙伸手來拉，那張春芳已出門去了；淑貞一驚而醒，睜眼一看，屋裏黑暗暗的，除了壁上的掛鐘，滴達滴達的聲音之外，那有一些聲氣，急忙將燈撞開，屋裏驟然明亮，那有春芳的踪影，再看那房門，仍然划的好好的，並無人動，淑貞閉目靜思，適才這夢，春芳的衣貌舉動，言詞話語，看的真真切切，聽的明明白白，所有夢中一切情形，歷歷在目，淑貞躺在床上，不免回憶夢中春芳所言種種，好生奇怪，春芳她臨走的時候說，祝妹妹一路平安，前途光明，愛情專一，幸福無窮，她這四句話，說的聲勢特重，這時還好像貫在耳中，可惜她走的太快，要不然我一定要問問她俊生現在那裏，她既是成了神仙，她當然知道，淑貞心裏一動，又道：她說那老人長老人短，這老人莫不是閻王，但是閻王拿人，聽人說都是差遣鬼卒，去拿人，怎麼她說這老人去收那五個賊人的冤魂呢，淑貞又一想，心裏暗道：我太胡迷了，這原是一個夢，那來的什麼閻王神仙，更那裏有什麼張春芳，張春芳現在家裏，好生生的上的什麼吊，成的什麼冤魂，這都是我那天在大管莊做了那末一個怕夢，心裏儘記着放不下，自己瞎琢磨，神經錯亂，才幻想出這樣一個奇怪夢來，那會有這回

事，我睡我的覺要緊，想這個還有完嗎，遂拿手將電燈撞滅，還不曾閉上眼，就見張春芳推門又進來，笑嘻嘻的說道，妹妹還是不迷信，我從前也是不迷信，總認爲人死後，氣如清風，肉是泥，那有什麼魂靈，不想現在輪到自己死了，才知道魂靈是一人之主，人的骨肉血，那是父母造成的，這個靈魂兒，是南斗賜給的，我的義父是北斗，專管收靈魂，伯父南斗專管放靈魂兒，妹妹妳要不信，妳不妨問我點未來之事，我准能知道，淑貞隨便說一句，那麼我母親活多年紀？春芳道：這個我昨天晚上剛看見的，那簿子上寫的明白，伯母享年五十歲零三十三天，淑貞見春芳應答如流，便又道：我再問妳，妳可知道我和俊生將來怎樣？春芳笑道：這個不屬我義父掌管，屬那月下老人掌管，遲幾日我要求義父帶我到月下老人那裏去遊玩的時候，偷着看看，再來告訴妹妹好了，淑貞道：還須遲幾日？春芳想了想道：三日爲期，我准告訴妹妹，淑貞道，君子一言，春芳微微一笑說道：那是自然，又道：現在天將五更，我要回去了，妹妹如果仍然不信，這次我不妨將門給你開放，語罷，將門開開一扇，出門去了，淑貞一驚而醒，忙將電燈撞開，果見一扇門關着，一扇門開着，他心裏這一驚，非同小可，那裏還擋得住，便穿衣下床，來看那門，耳朵裏却聽着歌歌歌……：雄雞叫鳴，壁上鐘，鏗鏘……：打了四下，緊跟着各房裏痰嗽聲，叫夥計聲，一時天光大亮，淑貞奇異非常，此處沒有熟人，不便對人說夢，奇怪在自己心裏，又一想夢中春芳說，自己母親，應享年五十歲零

三十三天。淑貞她揚頭一想，自己母親今年已經五十歲了。她是五月十三日的生日。淑貞扭頭一看那月份牌，今天却是六月十三日，心裏不由的大吃一驚，難道我母親再活四天，就要死去不成，這便如何是好，現在義菊姐姐尚未來到，不知路上出了什麼差錯，我滿心趕到這裏，會見三津女，不想來到這裏。却撲了一個空，淑貞又一想，夢中春芳說，那五個賊人，是被除惡仙女所殺，這除惡仙女當然就是三津女無疑，看起來三津女乃是神仙，我這凡胎俗人，如何見得人家呢，又一想，那三津女既是神仙，就應當不露真像，作那除惡事情，她爲什麼還和我們說話呢，並且還給我們留下字箋，看起來這三津女一定是除惡仙女脫胎，下到凡塵，作此除惡事業，也未可知，淑貞想到這裏，自己搖搖頭自言自語的說道：太荒唐了，太荒唐了，從前我看小說，常常看見那書上，鬧神鬧鬼，尤其是聊齋誌異一部書，滿篇妖言鬼話，真教人看了大不相信，不想這事，現在竟輪到我自己身上來了，我現在急忙乘車回去，看看春芳是否自縊身死，若果然是自縊身死了，我李淑貞自此以後，便認爲神鬼皆有，要是張春芳仍然健在人間，那麼這夢當然就是無稽的幻想了。淑貞一抬頭看見兩扇房門。不覺又想起剛才夢裏，春芳說，怕我不信，特將房門開放一扇。我醒來一看，這門果然開着一扇，要說夢是幻想而來，這門可是確實自開，看起來這事離奇，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我倒是拿筆記起，春芳所說的幾句要緊話爲要，淑貞想到這裏，便從身上來取自來水筆，拿手摸了好大一時，却也摸不着，便將眉頭皺起

來，忽然想起，自來水筆，在大管莊送給了那管家姊妹，淑貞心裏又一動，却又想起那枝水筆，是俊生送我的，我不該將那筆送給她們，淑貞想起那筆，心裏十分後悔，但是今已距大管莊三百餘里路了，如何還能要回，淑貞想罷，懊悔萬分，心裏埋怨義菊，這時壁上鐘，鏗鏘打過五點，淑貞便喚來夥計，先拿筆墨用一用，夥計聽了，不敢怠慢，轉身出去，不大工夫，將筆墨拿來，然後去打洗嗽水，淑貞取出日記簿子，濡墨將夢中張春芳，所說重要的話，記了下來，淑貞小姐當時那頁筆記，是這樣寫着：

夏曆六月十一日：

晨四時起床，夜間又作一怪夢，仍夢見同學張春芳，此夢伊所着衣服，頗爲華麗，余不知該衣爲何名目，但見與梅蘭芳演嫦娥奔月之戲裝相仿，手持一拂塵，滿面喜色，迥異九日晚夢中之怪惡形像，伊云，伊已爲北斗收爲義女，可知人間未來之事，余在夢中問伊余母應享年若干？伊云，昨夜剛看過簿子，伯母應享年五十歲零三十天，（按余母今年已五十歲，本月本日正爲余母生辰）余見其應答如流，乃詢以余與俊生將來成何結果？伊默思良久，方云：此事不屬伊義父掌管，乃爲月下老人執掌，伊云三日以內，可要求伊義父至月下老人處遊玩，屆時乘機窺看究竟，再爲奉告云云，伊二次臨走之時，並云，恐余不信，特開門一扇作証云云，余驚觀視之

，果見房門啓開一扇，誠爲咄咄怪事……

淑貞當時將日記寫畢，擲筆合硯，一扭頭，看見臉水和嗽口水，都擺在那裏，遂起身洗臉嗽口，這那天已七點餘鐘，淑貞這時心裏有三件大事掛着，必須馬上起身，乘車回去，以觀究竟，第一件是母親現在是否在省會，是否有病，第二件張春芳，是否自縊身死，抑或仍然健在，第三件是張義菊走的小路，現在尙未來到，是否果然出了差錯？抑或在此未曾停留，便乘車回去，亦是意中之事，淑貞想罷，這三件事，件件重要，不可不早日明白，因將夥計喚來，問道：今天往北去幾點有車？夥計答道：上午十點一刻一踏特別快車，下午四點半一踏平常快車，淑貞往回一扭頭，看着那壁上鐘，已是九點三刻，問那夥計道：這鐘對嗎？夥計道，這鐘快幾分，淑貞一聽，便站了起來，說道：快点，快多少？夥計陪笑道：快四五分鐘，淑貞道：那麼這時已經九點五十分了，特別快車快過來了嗎？夥計陪笑道，現在正賣票呢，小姐要打算走，這時打理行李，還可趕得上，淑貞道：那麼快將房飯賬算了，回來給我打好行李，我就坐這踏特別快車回去，夥計答應一聲，將那筆硯拿去，不多一時拿了賬條，淑貞照數付過，夥計將行李替他打好，這時就聽着遠遠的鳴的一聲氣笛响，特別快車，已踴入站內，夥計携着行李下了樓，淑貞也

隨着下來，好在這鐵路飯店，離着車站，近在咫尺，那夥計抗着行李入了站，淑貞買了票，也入了站，急忙上了火車，那夥計剛剛將行李放好，却聽着氣笛長鳴一聲，那車蠕然而動，夥計急忙下了車。那車已經開快，風掣電擊般的往北飛來，淑貞坐在車上。不免回想，來的時候，也是坐的特別快車，這時也是坐的特別快車，來的時候，却有張義菊陪伴說笑，這時却只有自己坐在這裏孤孤單單，來的時候，滿指望到了大管莊，見了俊生，將心中一切的話：都倒了出來，那時是多麼快活，這時都是千辛萬苦，受了無數的艱險災難，別說沒見着俊生，却連美玉她們也沒有看見，不但沒有看見美玉她們，連俊生的家門也沒有看見，想來此蹣，真可以說是冤柱死人，不覺長歎一口氣，却又自言自語的道：我這時長歎氣，倒是爲了俊生，想人家義菊姐姐，這蹣辛苦，可倒是爲了誰？我這時坐着火車，已經往回走來，她這時不知是否已經回去，如過回去，比較還好一些，假使要沒有回去，真個在豹子嶺前被官役捕了去，去打人命官司，這不是冤上加冤了嗎，淑貞想到這裏，心中不覺有感，咏詩一首，那詩是：

我爲尋故人。堂上欺雙親。姊有何所圖？隨我受風塵。豹子嶺山下。驟然遇強人。
。妹死不足惜。姊亡何傷悲。幸逢神仙女。挽我姊妹魂。誤投兄弟店。兩婦似凶神。
牛耳刀舉起。姊妹俱魂飛。多虧三津女。窗外斃凶賊。妳我兩條命。九泉強追回。提

心吊胆走。烈日好毒人。口乾腹又餓。頭朦眼發暈。姊爲富貴軀。妹心實弗忍。千辛並萬苦。方到管家村。全村訪問遍。獨無意中人。多虧小驢夫。村南遇鄉親。管宅借宿夜。二美忒親人。翌日苦相別。雙姐淚淋淋。姊心有不忍。贈筆聊表心。可哭村東口。我倆互分離。姊走小路去。妹撲大道奔。姊爲三津女。妹爲救命人。日昨至旅舍。忙詢店中人。三津女未在。阿姊未曾回。小妹聞言下。冷水澆一盆。孤燈宿逆旅。夜半好驚心。夢見春芳姐。飄飄出凡塵。妹詢未來事。春芳言且真。伊言慈母壽。四日將正寢。伊恐妹不信。特啟一扇門。驚醒睜目看。夢中事逼真。方寸突突跳。妹心好狐疑。無志等阿姊。無志會恩人。匆匆登車去。撇下姊一人。姊爲妹奔波。妹心實不忍。途次何悵惘。咏此聊解寂。

淑貞咏罷，心想義菊姐姐現在是否回去，不得而知，我上車的時候忙匆，沒有給她留下個話兒，假使她未曾回去，異日到了鐵路飯店，既見不着我的人，又見不着我的字，她心裏豈不更難受。我何不就車上給她寫一封信。寄到鐵路飯店去，異日她到了鐵路飯店，見了我的信，也好明瞭一切，淑貞想罷，隨由行李裏取出了信封信紙，便要寫信。由身上一摸，却又想起自來水筆送了那管家姐姐，這時欲想寫信，却寫不得了，淑貞無奈，只好作罷，後來到了一個站頭，那車頭換水，約模可停一刻多鐘，淑貞便下了車，到站上買了一枝鉛筆，回到車上，大概寫了幾句，又將她剛才所咏之詩，謄在紙上，一併裝入

信裏，由筆記簿裏，取出五分郵票，貼在信上，這時那車尚未開動，淑貞下了車，將那信投於車站信筒之內，此信日後便落在鐵路飯店暫且不表。且說淑貞將信投入了信筒，就身又在站上買了些食品，便又上了車。不是一個工夫車笛一响又開行起來。翌日清晨，車抵省會，淑貞讓脚行抗了行李，走出站外，給了脚行一角錢。早有一大羣車夫，搶着攬坐，淑貞說明自家住址，講好了車錢，便上了車，扶着行李跑下來，淑貞坐在車上，忽然想起，自己出來的時候，是打着旅行旗號出來的。這時像這樣驟然回去，不知義菊是否回來。她要是沒有回來，任我隨便一說，履行到什麼地方，見了什麼景物，假使義菊要是已經回來，她要到我家，見了我父親，不知要怎樣說法，淑貞想到這裏，心裏暗道：我這時不能先回家，須先到張公館，看看義菊是否回來，再回家去，主意一定，遂向車夫道：你先拉我到明知路張公館去，再給你加多少錢，車夫道：明智路，在博術路那邊吧？淑貞道：是的，車夫道：拉到了小姐看着賞吧，還講什麼，淑貞道：不成不成，你們這拉車的。幾時也是上車好說話，下車打麻煩，講明白了吧，車夫笑道：小姐不能一概而論，拉到那裏您看着賞，就給我一角錢，我也不嫌少，淑貞沒法，只好任他拉到再說，那車夫拉着淑貞拐彎抹角，不多一時，已來到張公館門口，淑貞喚他停住，那車夫將行李替淑貞攜下來，淑貞取出兩角錢，遞給那車夫，那車夫接票在手，連看也沒看，便裝入衣兜，笑問道：小姐還到那裏去嗎？淑貞道：我進去說不定要等多大工夫才出來呢，隨你

便，愿意等會，就等會，時候長了你就走，淑貞說話的時候，來捺門鈴，遲了一時，春明將門開放，一看是李小姐回來，忙來搬行李，一邊問道：李小姐怎麼就您一個人吶？我們小姐呢，淑貞一聽，心說不好，義菊姐姐她還沒有回來，隨向那春明道：你們小姐怎麼還沒有回來嗎？春明道：我們小姐不是和李小姐一塊走的嗎，怎麼半路裏走差了路嗎？這一句話問的淑貞，不啻是鋼錐刺心，這是張公館的老媽子，看見了淑貞小姐，早報了進去，義菊的母親張老太太聽說小姐回來了，先念一聲佛，然後說道：我的兒妳可回來了，你再要回不回來，可要我想煞呢，張老太太披上衣服坐起來，不大一時，淑貞走了進來了，一眼看見張老太太坐在床上，慌忙向前施禮說道：伯母好啊？淑貞說完這句話，覺着心裏一陣難受，眼淚兒却含滿了眼眶，張老太太道：我倒好，義菊她怎麼還不進來？淑貞聽了張老太太這句話更覺刺心，眼淚不知不覺的已落了下來，張老太太看了忙問道：大姐妳這是怎麼了？義菊她在路上難爲妳來嗎？她怎樣難爲妳了，妳告訴我，張老太太說着，又吩咐媽媽道：妳們快到外邊把她喚進來。我問她怎麼難爲了大姐，教姐姐這樣難過，那媽媽道：太太，小姐……媽媽說到這裏，又不敢往下說了，張老太太道：小姐怎樣，快去把她喚進來，就說我叫她呢。媽媽看看淑貞小姐，才吞吞吐吐說道：太太，您老人家不要着急，張老太太不等媽媽說完，便道：教妳將她喚來，你就將她喚進來，費的什麼話，那媽媽不得已，這才說道：太太，小姐還沒有回來呢，只李小姐自己回來了，張老太太一聽這

話，好似瘋了似的。說道：怎麼？小姐還沒有回來。是真的嗎？淑貞抽抽噎噎的答道：是的，張老太太一聽，忙又問道：大姐姐她去那裏了，怎麼只妳回來，她沒有回來呢？淑貞道：伯母您不必着急。大概在這一二日內也就回來了。張老太太着急道：她怎麼沒和大姐姐一塊回來？她上那裏去了，淑貞遂撒謊道：我和義菊姊姊，坐着火車到各處去遊歷，起初我們倆總是在一塊兒，住也在一塊兒，吃也在一塊兒，很是快活，我以爲在外邊已經玩了幾天，離開學近了，和她商議回來，她說不要緊，還有十多天呢，我說我們回去還須預備預備功課，她說功課有什麼要緊，再玩幾天再回去呢，我說不可，妳要不去，我可回去了，我這話原是激她回來，那知義菊姐姐她聽了我這話，竟於那天晚上，不言語一聲，自己走了，我又不不知她那裏去了，尋她不着，以爲也許她是回來了，不想剛才我問春明，小姐回來了沒有，春明說還沒有回來，您看義菊姊姊的脾氣夠多們大，現在不知她上那去了，張太太不等淑貞說完，竟老淚橫流，大哭起來，原來，張老太太膝下無兒，只有義菊這麼一個女兒，自小嬌生嬌養，張老太太不肯教她受一點委曲，平日她願意怎樣，就讓她怎樣，從來沒有駁過她的意思，這次義菊和淑貞不遠千里前去尋訪俊生，這事亦就是張義菊女士這個環境辦得來，除她以外，李淑貞便不易再找第二個人陪她去了，自義菊去後，張老太太每日坐不安，猶不寧，心裏總和掛着什麼似的，自義菊她們走的那一天，張老太太便盼望着義菊回來，不想一連七八天的工夫，不見影響，

張老太太思女心切，飲食俱廢，張公館上下人等，莫不着急，這日清晨，張老太太正在抽烟，忽聽說小姐回來了，這一喜非同小可，及至聽了淑貞這篇話，原來自己的愛女，並未回來，現在連伴兒也沒有了，自己女兒，孤身一人，漂泊在外，怎能保住平安，張老太太愛女不啻掌上明珠，現在得了這個消息，焉能不着急，焉能不難過，焉能不悲傷，焉能不落淚，焉能不放聲大哭呢，只見那張老太太，哭的淒風慘雨，令人酸鼻，閱者，慫道：張義菊女士，這時究竟在那裏？原來張義菊女士在大管莊村東，三里之遙，大小兩路之口，出洋一十八元，購了那頭小毛驢，和李淑貞分道揚鑣，李淑貞取大道奔了車站，義菊騎了小毛驢，沿着來的時候這條小道向前走來，天尚未午，到了來時打餞的那個村莊，義菊下了驢，牽驢走進村莊，到了來時打餞的飯舖門前，那飯舖的夥計，慌忙過來，替義菊拉了驢，笑嘻嘻的說道，小姐妳請裏邊坐吧，義菊隨着夥計進了飯舖，那飯舖老掌櫃的，見義菊進來，慌忙站起身形，陪笑問道：小姐就妳一個人嗎？他們幾位還在後邊嗎？義菊笑道：就是我一個人，那老掌櫃的道：他們幾位呢？義菊笑道：他們幾位由大道上走了，那老掌櫃的道：怎麼小姐不從大道上走呢，小姐要是回車站，還是打完餞返回去從大道上走去爲妥，這條小道而今走不得了，義菊聽了這話，心裏暗道：一定是豹子嶺的命案發覺了，遂假裝驚異的問道：怎麼？這條小道走不得了，這是什麼原因？那老掌櫃的向跑堂的招招手，跑堂的慌忙過來，老掌櫃的道：你先打手巾來，

給客人擦擦面，問問客人吃什麼，怎麼楞起來了，那夥計聽了，忙的打來手巾，義菊見那手巾，還是上次那塊又破又繃的手巾接過來，只輕輕的擦了擦兩手，便放在桌子上，跑堂的陪笑道：小姐妳吃什麼？義菊不加思索的道：隨便給我來兩樣菜，越快越好，另外給我烤三斤麪的餅，煮二三十個鷄子，再坐一壺開水，給裝在我這燻壺裏，跑堂的唯一稱是，拿了破手巾。轉身去了。義菊這才又搭訕着問那老掌櫃的道：剛才掌櫃的說這條小道走不得了，這話怎講？那老掌櫃的道：小姐吃完飯，帶了這許多吃喝，還是從這裏往回走，前邊五里之遙，有個小岔道，那岔道便是通大道的岔道，小姐可從那岔道上走去，奔了大道，把驢催緊些，趕黑還許追得他們，義菊道：這條小道怎麼走不得了？老掌櫃的未曾開言，面色先變了樣兒，然後才道：前邊豹子嶺，這幾日來了大虫，別說是小姐一個單行人，就是還是妳們五個人，走到這裏也須退回去，這大虫聽說是由後山追過來的，這幾日夜裏，我們屢聽見咆哮，昨天一個由大北村來的客人，在半路上看見了那大虫，說有驢子大小，小姐妳想這條小道，如何走得，義菊剛才聽他說這條小道走不得了，還以為是命案發覺，這時一聽，並不是命案發覺，却是有了大虫，心裏不免猶疑，往前走呢？往回退呢？往前走既有命案，又有大虫，往回退去，怎麼能見救命的三津女，況且往回退，趕上了她們，那李淑貞向來說話刻薄，她一定還要奚落我，義菊想到這裏，心裏拿不定主意，這時跑堂的端上飯來，義菊隨便吃了一些，一邊吃着一邊

拿定了主意，她決定還是由這條道上往前走，原來她吃着飯心裏盤旋着，那三津女乃是當代的豪傑，她既在字箋上寫明原處相逢，我想豹子嶺別說是一個大蟲，就是三個五個她也要在此等候，李淑貞她怕死貪生，忘了人家救命之恩，不肯前來，我張義菊現在既是來至此處，別說是豹子嶺來了大蟲，就是有青臉紅髮，鉅齒獠牙的妖魔鬼怪，也須冒死前去，在大管莊村東，我自稱不怕打人命官司，難道這時，就怕了大蟲不成，義菊女士爲「正義」二字所激，遂又不聽老掌櫃之言，吃完飯，將座就三斤麵的大餅，和三十個雞子，打在行李裏，暖壺裏裝了滿滿一壺白開水，會了飯錢，夥計將驢子拉了出來，義菊牽過驢子，說一句再見，抬腿上了驢，逕奔小路走下來，這時烈日蒸空，天氣正熱，張義菊騎在驢上，撐着洋傘，一路玩看山景，幟幟於山坡草內，蟬則鳴於樹上枝頭，義菊催驢往前走，不把大虫放在心上，五條人命也視爲平常，只想着到了豹子嶺會見那三津女，行行復行行，太陽業已銜山，義菊騎驢已經來到了兄弟店的路口，義菊將驢拉住，舉目一望，並不見人影，那裏有三津女，義菊停驢楞了一時，心想她許在兄弟店等我，也未可知，遂驅驢入了這條道，奔兄弟店而來，走了一時，離店且近，義菊睜目一看，就見那兄弟店的房舍，變成了一片灰燼，那牆石被火燒的都成了紅黑色，義菊看了，心想這一定是那三津女辦的事，看起來三津女許在這裏等候我們，遂又催驢往前走，來到兄弟店跟前，下了驢，將驢拴在三津女那天晚上拴馬的石上，義菊她到各處看了看，

灰燼滿目。死屍已焚，味氣十分難聞。義菊看了一遍，楞了一時，並不見三津女的影子，便留心觀看各處有無三津女的遺跡。找了好半天。一點遺跡也沒有，這時日已西沉，義菊在兄弟店前。既看不見三津女的影子。又尋不着三津女的遺跡。心裏十分悵惘。忽然想起那三津女的字箋上。寫明在原處相逢。想我們原處相逢之地。還在前邊，義菊想到這裏。將驢解下來，抬腿上去，催驢返回來。入了小道，往前行走。天色漸漸黑下來。義菊耳朶裏。只聽着那驢蹄子吧唧吧唧的响個不停。心裏暗想。到前邊若仍見不着三津女，我可怎麼着呢，前無村後無店，難道我就騎着驢。走一宵不成。走一宵我倒不要緊，可是這驢子怎能走得來，義菊想到這裏。驢子還是在那飯鋪裏吃了人家一些草料。這時走了多半天，難道牠不餓嗎。義菊想到這裏，自己肚裏也覺飢餓，遂將驢拉住，自己抬腿下了驢，由行李裏取出大餅鷄子，心裏想此處無草無料。這些大餅，我吃五天也吃不盡。何不將此喂牠，義菊想罷，真個就將白面大餅來喂那驢，那驢這時大概業已餓極，不大一時吃了兩個，義菊看牠那樣兒。將三斤麪的白麵餅一齊吃下來。也不見牠搖頭不吃。心裏暗道。怪不得說人吃的多，一說就是驢肚子呢。義菊等毛驢將兩張大餅吃完。自己這才取出鷄子，上了驢，一邊走，一邊去那鷄子的皮，這時一輪明月，倒掛空中，義菊在驢上，看見自己的影兒，去那鷄子的皮兒，那驢的四條蹄子，一挪一移的走着十分有意思，正在這時，那驢子忽然一驚，蹄子散亂，義菊急扭項向前觀看，但見月色之下，對面飛來一匹白馬，馬上

騎着一位女子，這女子不是別位。正是那三津女。就聽那三津女遠遠的高聲喝道：張女士小心，義菊急忙張目四望，義菊不望則可，她用目一看，就見兩邊路旁，蹲着一個東西，二目輝光如電，形似狸貓，體大如驢，義菊不看則已，她這一看，只嚇得魂飛天外，骨肉皆酥，那大虫見義菊，已至近前，將前爪提了兩提，說時遲，那時快，前爪着地，後腿用力，離地跳起一丈多高，大吼一聲，撲將過來，那驢子駁頭就跑，將義菊擡在地下，那大虫張開大口，銜起義菊，往西走去，那三津女藉着月光看的真切，大喊一聲，好孽障，驟馬追來，那大虫食品在口，不肯與人爭鬥，撒開四爪跳石越溝，向山中跑去。那三津女看了心裏着急，急急驟馬追趕，但見那馬四蹄飛起。越石跳溝，如履平地，大虫銜着義菊在前飛跑，駿馬駝着俠女在後狂奔，月色之下，看的真切。就見那大虫銜着張義菊小姐跑在山頭，站住四腿，口裏銜着張義菊小姐扭回頭來，向下看了看，然後把張義菊小姐放在地下，將左爪一舞，只聽哧的一聲，將張小姐的衣服爪破，跟着右爪一舞，便奔張小姐的胸膛而來，只聽着豹子嶺上悽慘的怪叫一聲，血流不止，一命歸陰，正是：如願將賞還未賞，可惜一命已歸陰，畢竟後事如何，切看下集分解。

寫在書尾

寡情老者

本書著者梁丙周，他是一個熱情的少年，凡是認識他的，都會承認我這話是不錯的，所

以他的口裏說出來的話，筆下寫出來的文字，總是含滿一片熱情，我們聽了他的談話，或是看了他的文字，便想和他親近，他談話的態度，總是和藹可親的，一個人要和他在一塊處長了便永不願離他，他的性情雖然溫和，但是他的志向非常堅決，所以他筆下所寫出來的文字，最合乎青年男女讀閱，他所作的作品，他自己最不滿意的是三集摩登花，他在前兩個月裏，由南京來信說：「三集摩登花，太不好了，我寫三集摩登花的時候，原打算將青年男女不正常的心裏與行為寫出來，供諸閱者，以為藉鏡，不想寫了出來，現在看了文詞不雅，錯字又多，很覺難堪，追悔莫及，望於四集內代我聲明，閱三集摩登花者，可將第十四五六回隔過看閱……」，實在，三集摩登花第十四五六等回，我看着也是不好，閱者看三集的時候，可隔過去，（但是要認清了書內的意旨也不妨看看）此集書中第十九回裏寫李淑貞怒摔摩登寶的一片文字，是多麼激烈，這時描寫李淑貞的激烈，正是反襯後文李淑貞的沒主意，寫張義菊小姐的一片熱情，我們看了，對於張小姐，應起甚麼感想？豹子嶺張小姐若果然被大蟲所害，我們對於張小姐又當怎樣的悲悼？李淑貞匆匆北返，書裏說她有三件大事，須即日明白，第一件是她母親是否有病，第二件是張春芳是否自縊身死，第三件是張義菊已否回來。這三件問題，我們現在明白了一個，張小姐不但沒有回來，而且在豹子嶺遇難，張春芳是否自縊身死？淑貞的母親王夫人是否身得不醫之疾？我准知道不但閱者想着馬上明

白，那作書的丙周先生，他也恨不得馬上明白呢，因為作書的他最關心的要算是書中男主人翁管俊生，你看三集四集共十二回書，俊生沒有露面，可是字裏行間，時時掛着俊生，刻刻惦着俊生，本來這部摩登花的男主人翁就是俊生，而與俊生有密切關係的人，當然是美玉素芳淑貞，而美玉素芳淑貞三人之中，淑貞為情染俊生心的第一人，所以俊生對於淑貞的種種一切，都要關心，著書的丙周先生，既關心俊生就不能不關心俊生所關心的人了，而淑貞母親之生死，與張春芳之生死，直接間接均與李淑貞之前途有莫大關係，書裏說李淑貞有三件要事，須即日明白，其實這三件事，不但淑貞想即日明白，就是我們看書的，也想即日明白，不但看書的想即日明白，當時俊生若知這三件事，一定也要想即日明白，而著者筆下，也正欲馬上寫白明，故於第廿五回內，毛錐橫掃紙上，往來馳騁，一一道破，閱者若為富於情感者，閱第二十五回書當必有感於中也。

五集摩登花繼續出版了

讀者請看

寶恒向前觀看，就見高大門庭之上，結打彩樓，彩樓之上，懸掛「歡迎村皇」字樣，寶恒看了，又驚又奇，又喜又懼，老蒼頭導引寶恒往裏行走，穿堂過廳，不知走了幾許路程

、經過了多少院落，這才出了前樓後門，來至花園，寶恒見這花園的花木，樣樣新鮮，棵棵稱奇，均非自己生平所見，麗蜂美蝶，飛舞其間，好不快活悅目，寶恒隨着老蒼頭，由甬道上往前行走，隱隱看見一座八角亭子，轉過這部花果林，却看見那亭子裏邊，坐定一位道人，羽冠鶴氅，手搖拂塵，閉目靜坐，一無所聞，寶恒隨着老蒼頭，繞過八角亭子，忽聞流水潺潺作響，正值驚異，已至小橋，寶恒立於小橋之上，見那河水碧青，游魚可數，兩岸叢叢奇花異草，隆茂濃綠，却又不似春日景色，寶恒心裏正在疑惑之際，却見河之右岸，花草叢中，現出一個絕代美麗姑娘，身披蓑衣，頭戴箬帽，玉手提着魚籃，芳肩背定釣魚竿，一見寶恒，棄籃拋竿，笑嘻嘻的跑了過來，握住了寶恒的手，把寶恒打量一番，含笑向寶恒道：你怎麼此時才來呢？寶恒驚驚惶惶、不知怎樣答對，讀者要知端底，

請看梁丙周先生著之鴛鴦錄小說，每冊實售洋三角，各書局均有代售。

▲ 浪漫
香艷

風流姨太太出版了



要知道姨太太浪漫生活者不可不看
要知道姨太太心理計謀者不可不看
要知道姨太太風流韻事者不可不看
要知道姨太太趣事艷聞者不可不看

要知道姨太太與社會之關係者不可不看
此書乃是浪漫作家胡說博士所著全書文長三萬言內容之細膩情
節之香艷真有如想不到的滋味願欲明白姨太太之黑幕者不可不看
洋裝二册每册實售四角存書不多購者從速

大通書店廣告股啓

▲社會艷情
長篇小說

人頭獸出版了

▲是一頁翁媳自由的戀愛裝束摩登乃翁歡迎陳倉暗度終日實行一致喪了性命竟演出一頁翁媳風流史關心家庭者不可不看

此書乃是黃君遼隱所著全書文長二萬言事實的風流描寫的深刻香艷委婉使您百讀不厭是現代青年不可不藏的一本小說洋裝袖珍本一冊定價四角書存不多購者從速

大通書店廣告股啓

▲評戲小傳▲

▲是評戲的指導委員詞句多爲評戲坤伶

劉翠霞喜彩春喜彩蓮李銀順芙蓉花李金順等真詞內附像片有劉翠霞喜彩春喜彩蓮李銀順李寶順周紫霞白玉霜李玉芬李彩芬趙俊霞……等小照

這評戲小傳乃是楊君笑天秘得諸坤伶的親口真詞彙集成冊刻下已出四集每集定價二角五集亦在籌備中內容短篇易於記畧分例清晰俾觀者可一日瞭然印刷完善裝璜美麗以作戀愛評戲之伴侶也

大通書店廣告股啓

本店營業課目

古今書籍	新舊小說	醫卜星相	經史子集
名人法帖	湖筆徽墨	學校課本	文具儀器
種類繁多	不及備載	零售克己	批發尤廉
誠心而來	滿意而歸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大通書店營業啟

白樹極律師受任梁丙周律顧問通告

本律師受任梁丙周常年法律顧問嗣後關於梁君所著摩登花鴛鴦

錄之著作版權依法盡保障之責特此通告

本律師事務所天津河北元緯路

大通書店 新書 目次

言情小說 摩登花一至三集

每集三角

言情小說 四集摩登花

定價四角

梁丙周著 鴛鴦錄第一集

定價四角

浪漫香艷 風流姨太太全二集每集實售四角

社會艷情 人頭獸

定價四角

短篇

女招待全集 內附女招待小照

定價四角

北平實事 自由誤

定價四角

言情小說 自由戀愛史

定價四角

濟南實事 情中賊

定價四角

哀情小說 戀人的犧牲

定價四角

安徽實事 家庭禍水

定價四角

哀慘小說 金蕭秋殉情史

定價四角

言情小說 情意纏綿

定價四角

艷情小說 舊京野史

定價四角

香豔小說 情天幻夢

定價四角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定價四角

哀情小說 空谷蘭

定價五角

言情小說 未了緣

定價八角

言情小說 最後的微笑

定價六角

俠義小說 飛仙劍俠大觀全二冊定價一元

坤伶真詞 評戲小傳一至四集 每集二角

名伶真詞 評戲大觀一至四集 每集四角

名伶真詞 京劇大全一至四集 每集四角

胡琴指南 中樂秘笈 定價六角

皮簧捷徑 京劇秘笈全二集 每集四角

簫笛合譜 京調胡琴秘訣全二冊每冊三角

房中至寶 男女交合論 定價四角

實驗種子 新法 定價四角

宮闈秘史 清代十三朝

社會香艷 心血來潮

香艷小說 社會現形記全二册每册定價四角

香艷小說 蕪穀緣 定價一元二角

香艷小說 定價六角

社會小說 三津外史 定價三角

各界適用 寫信顧問 定價二元四角

風流才子 年的書信 定價四角

川必備 定價六角

訴訟必需 刀筆善華 定價七角

國民政府 民事訴訟法 定價一元

國民政府 刑事訴訟法 定價四角

國民政府 刑事訴訟法 定價四角

最新適用 作狀須知

簡明天津指南

簡明北平指南

叫我如何不寂寞的心 想她又名

養生保命 青年寶鑑

周頌堯著 纏足 內附纏足像片四幅

秘本諸葛神數

諸葛武侯 巧運神數

秘本相面全書

秘本測字全書

秘本算命全書

秘本詳夢全書

秘本符咒全書

定價四角

定價二角

定價四角

定價一元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二角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五分

